买不到《故事会》怎么办？请拨打电话：11185

故事会®

2018
12月上



STORIES

封面画作者　谢友苏



23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精彩故事尽在掌握之中



2019年《故事会》征订工作已开始，详情请见封三



奠定军工基石 打造核电粮仓

——中核二七二铀业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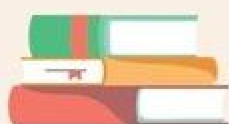
中核二七二铀业有限责任公司（即中国衡阳铀厂、湖南一厂、二七二厂等）坐落于湖南衡阳湘水之滨，始建于 1958 年，由中共中央批复选址，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 156 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核工业“三矿五厂”龙头企业；是中国第一座大型铀水冶纯化厂，曾为我国“两弹一艇”的成功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中国核武器“基石”和核电“粮仓”。

党的十八大以后，依托“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加速了铀城“核材料、核产业、核科技、全方位、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的形成，得到了国家科工局、中核集团、湖南省委、衡阳市委的大力支持，湖南白沙绿岛军民融合产业示范园在湘江之畔成功打造！

长城润滑油

走进新时代 展现新形象

“长城润滑油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央企故事大赛



征文启事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进一步讲好中央企业改革开放的故事，讲好中央企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经研究，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与《故事会》杂志社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央企故事大赛”。

指导单位：国务院国资委宣传局；主办单位：中央企业文学艺术专委会，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市版协；承办单位：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故事会》杂志社。

一、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

二、征文要求

1.突出表现改革开放40年来发生在央企中感人至深的人或事，以及央企对当代人生活发生的深刻影响；2.主题明确，思想深刻，立意高远；3.故事性强，结构完整，语言流畅；4.篇幅控制在3000字以内。

三、参赛方式

电子稿请发：gushihui2018zw@163.com；邮局来稿请寄：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稿件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方式，并标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央企故事大赛”字样。

四、征文奖励

大赛设特等奖1名，奖金10000元；一等奖5名，奖金各5000元；二等奖10名，奖金各3000元；三等奖20名，奖金各1000元，或奖励《话说中国》（价值1100元）各一套；鼓励奖30名，奖励价值600元的图书各一套。（奖金均含税，图书运费由杂志社承担）

其中部分优秀作品将在《故事会》杂志、故事中国网等相关媒体选登。

获奖作品将收录于《央企故事会：“长城润滑油杯”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企业精品故事集》（暂名）一书。部分作者将获邀参加征文活动颁奖仪式，并优先参加由《故事会》杂志社举办的笔会、研讨班活动。

有关活动详情，请见故事中国网。

爱总相随



曹晴雯 故事会红版编辑
Cao Qingwen Stories Editor

有个男孩，还在上高中，被各种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内心十分痛苦。终于有一天，他崩溃了，想到了自杀。

于是这天，男孩不管不顾，一个人冲出家门，爬上了顶楼……

母亲意识到了男孩的不对劲，于是，她跟在男孩后面，也一口气爬上了顶楼。就在她到达顶楼的时候，男孩已经翻过了护栏，正要往下跳。

男孩的母亲惊慌失措，她担心男孩就这样跳下去，可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劝他回来，她只是不停地掉眼泪。突然，男孩的母亲像是想起了什么，她抖抖索索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喊道："孩子，你等一下！"接着，她从钱包里翻出了一张泛黄却平整的纸条，递给男孩。

男孩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这时才被母亲的叫喊声打断了。他回头看了一眼母亲递来的纸条，瞬间愣住了。

这时，母亲看着男孩，带着哭腔说："孩子，这个……还有用吗？妈妈想让你回来……"

男孩看看母亲，又看看纸条，这样来回重复了几次。最终，他接过纸条，失声痛哭道："妈妈！妈妈……"母亲趁机拉过男孩，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自此以后，男孩再也没有动过自杀的念头了，因为他知道，母亲的爱会一直陪伴他渡过所有的难关。

原来，母亲递给男孩的纸条是他上幼儿园时，有一年送给母亲的母亲节礼物，那是男孩亲手制作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实现券"。这张早已被男孩忘记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实现券"，其实一直都被母亲珍藏着，她不舍得用，却时刻带在身边……恰恰是这张看似"无用"的纸条，在最后的危急关头，挽回了男孩的生命。

以上是我前几天看到的一则新闻，男孩母亲最后的举动，让我感动不已。父母对孩子的爱，总是这样细腻却难忘。希望故事里的爱，也能温暖到您的心里，陪您一起迎接这个冬天。

（**插图**：丁德武）

668 CONTENTS

2018 SEMIMONTHLY
12月上半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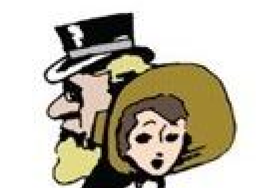
故事会
—STORIES—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2018年12月
上半月刊·红版
社　长、主　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　凯
副主编　吕　佳　朱　虹
本期责任编辑　曹晴雯
电子邮箱：caoqingwen0228@126.com
发稿编辑
吕　佳　姚自豪　丁娴瑶　陶云韫
美术编辑　王怡斐　郭瑾玮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5114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主办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颖
媒介合作　021-6433 8113
广告业务　021-6433 4376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3100320080016号
新媒体广告　021-6445 0660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故事会公众号


故事会 App 下载二维码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5.00元



爸爸很忙

海子因为爸爸工作忙，没时间陪他而闷闷不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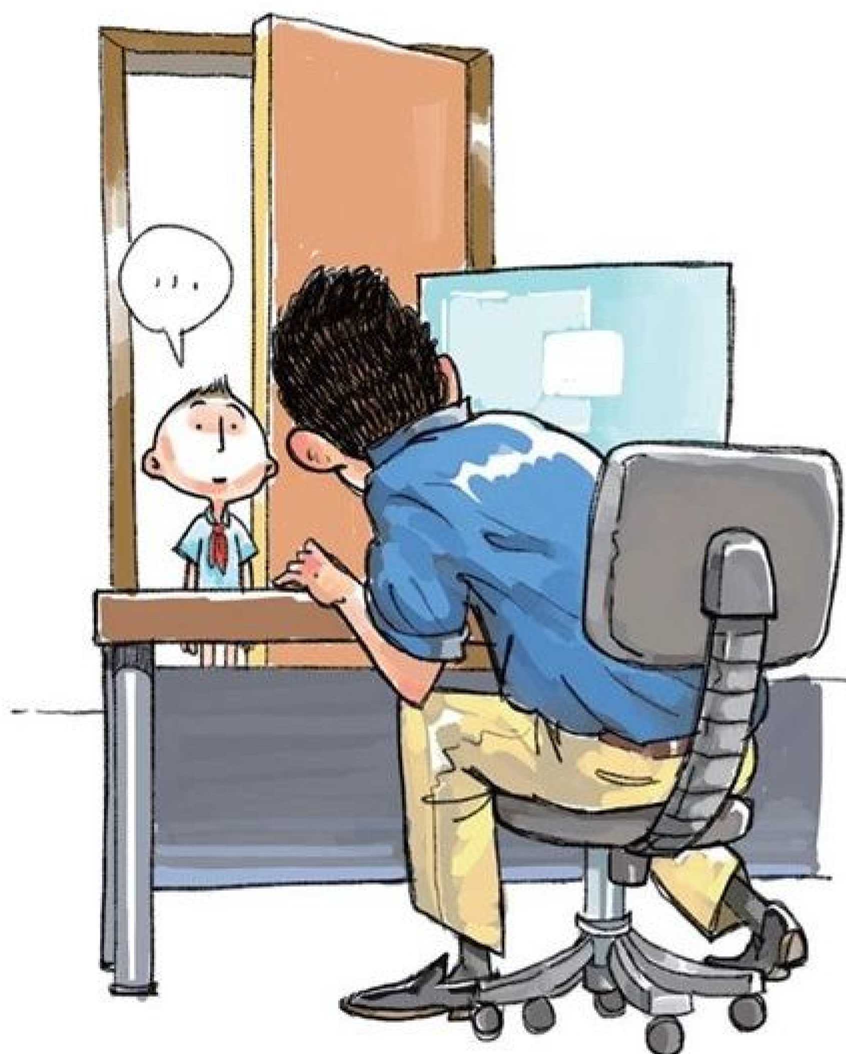
同桌知道后，说："我爸工作也很忙，有次我问他一天能赚多少钱，他说大概一千元，我就把存了很久的一千元拿给他，问他可不可以陪我一天。我爸听后很感动，在那之后，他就经常陪我了。"

海子听了，决定效仿同桌的做法。这天回家，他也问爸爸："爸爸，你一天赚多少钱呀？"

他爸说："十万左右吧，咋啦？"

海子傻了……

（田龙华）





（本栏插图：包丰一）

一天没开张

早上出门，小李见一大爷摔倒了，故意打趣说："大爷，我一月工资一千多块，能扶你起来吗？"

谁知大爷接话道："你走吧，我再等等，看能不能碰见月薪三千块以上的。"

小李笑笑就走了。晚上回来，小李见大爷还躺在那儿，就问他："你这躺了一天也没开张啊？"

大爷叹口气说："唉，你拉我起来吧。我准备离开这里了，这地方的人工资太低了！"

（离萧天）

闻就闻了

课间，小明连续放了几个屁，有位同学实在受不了了，就捏着鼻子问："你到底吃了什么？怎么这么臭！"

小明斜了他一眼，说："怎么着，闻就闻了，还想要配方？"

（潘光贤）



成 交

有个男人，结婚前通过银行汇款给未来岳父送彩礼。

钱汇完后，男人发了个短信给岳父：“已汇。”

很快，岳父回过来两个字：“成交。”

（田剑平）

看女友

丽丽和男友正在热恋，男友一有空就去丽丽单位看她。

丽丽单位附近不好停车，有一次，男友吐槽说：“你们那儿停车场收费太贵了，每次都要二三十！”

丽丽平时很节俭，一听震惊道：“你咋不早说！下次别来了，给我三十块，我给你发张自拍！”

（菊之雅）

支 招

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在酒吧互相抱怨，胖子说自己太胖要减肥，瘦子嫌自己太瘦要增肥。老板就支了个招，让胖子每天打一小时沙包，坚持下来就能瘦了。瘦子急了，问自己要怎么练才能胖起来。老板想了想，说：“那你就去当那个沙包吧！”

（一米阳光）

见招拆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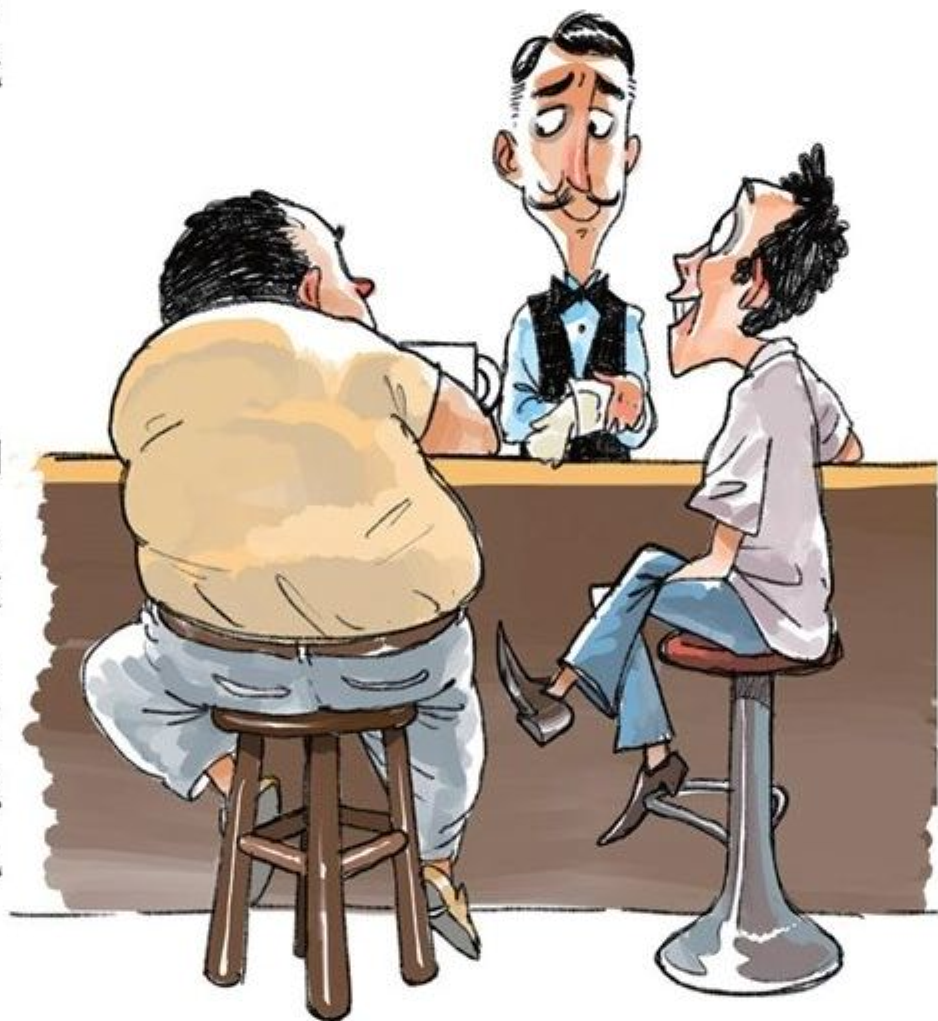
大勇爱喝酒，但每次喝酒前，总要先往银行ATM机跑一趟。

朋友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大勇苦笑道：“每次我一喝多，老婆必然生气。她生起气来，一不吵二不闹，只拿银行卡到商场狂刷，我不得不先去ATM机跑一趟……”

朋友不太明白：“你是去把钱全取出来？”

大勇笑笑说：“不是，我是故意去输错几次密码，把卡锁上。”

（竹之语）





·笑话·

习惯了

有个小伙子单身多年，最近终于相亲成功了。晚上他请几个朋友吃烧烤，顺便介绍女友给大家认识。朋友们都替小伙子高兴，就多喝了几杯，一帮人喝得晕晕乎乎，小伙子的女友更是喝得趴在了桌子上。最后，大家东倒西歪地各回各家。

第二天，朋友们就听说小伙子和女友分手了，问其原因，只见他仰天长叹一声说：“你们怎么也不提醒我一下，昨晚把她独自留在烧烤摊了！单身太久了，没反应过来！”

（暮　春）



实习的

军军今年六岁，这天生病在医院输液，被一个实习护士在手背上扎了一针，没成功，还鼓起一个包，后来换了一个护士，才输上液。

过了一会儿，军军的胳膊和手背上都被蚊子咬了，凸起了包，军军委屈地说：“妈妈你看，这儿一个包，那儿一个包，我是不是碰到实习的蚊子了？”

（卧龙城主）

媳妇强大

一个男人跟人吹嘘自己的媳妇：“我媳妇特强大，自己洗衣、做饭、逛街、赚钱、管孩子，什么都难不倒她！”

对方冷冷地回他：“像你媳妇这样的人，在我们村里叫寡妇。”

（梅之傲）

隔壁班

有个老师，新学期要教两个班。开学不久，学生的名字还没记全。一次她提问，叫到一个同学的名字，可没人回应。这时，小明说道：“老师，您再大点声。”

老师很纳闷：“为什么？”

小明说：“因为他在隔壁班。”

（天　问）



不介意

单位新来了一位女同事小美，阿良打算追她，于是问铁哥们儿："兄弟，我打算追小美，你觉得怎么样？"

铁哥们儿却说："如果你不介意她整过两次容就没问题！"

阿良一脸吃惊，道："天哪，幸亏你告诉了我！"

两个月后，铁哥们儿却和小美手挽手走过来，阿良悄声问铁哥们儿："你不介意她整过容吗？"

铁哥们儿笑着说："不介意，镶两次牙，我一点儿都不介意！"

（田晓丽）

初　恋

有个高中男生交了个初恋女友，叫小丽。这天，小丽告诉男生，如果要找她玩，就到她家楼下学猪叫，她听到后就会下来。

男生走后，小丽的闺密问："你怎么让他学猪叫，太难听了，不能学猫叫吗？"

小丽答道："已经有人学猫叫了。"

闺密说："那学狗叫呢？"

小丽叹了口气，说："老实告诉你吧，别说狗叫，就连鸡叫、布谷鸟叫，都有人学了。"

（离萧天）

养花养的

丈夫参观完同事的新家回来，站在妻子养的花前久久地打量。妻子见了，得意地问："好看吧？"

丈夫撇撇嘴："我现在才明白为啥人家那么有钱，咱家这么穷了——都是你养花养的！"

妻子很纳闷，说："这和养花有啥关系？"

丈夫有些生气地说："你去看看人家妻子养的那些，什么金钱树、富贵竹、铜钱草……能不富吗？你再看看你养的这些，什么冬梅（没）、腊梅（没）、四季梅（没）……咱还能有啥？"

（潘光贤）





· 情节聚焦 ·

一人一狐的较量，究竟谁是赢家？



狐狸成精

李威远

早年间，在皖南的大山里，有个单家村，村里有个猎手叫单常胜。他眼光敏锐、身手矫健，打起猎来，只要他瞄上了，无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全都跑不了。为了能打上好猎物，他总是一个都不放过。

这年刚进“三九”，大雪初晴，饿了很多天的野兽纷纷出窝觅食，这正是打猎的好时机。单常胜把棉袄一紧，穿靴戴帽，背上猎枪就出了门。

单常胜走了一段路，发现雪地上有一行细碎的狐狸脚印，就跟踪追击，追到一丛乱草前，脚印消失了。单常胜取下猎枪装上子弹，打开保险端平猎枪，对着狐狸可能窜出的方向瞄准，慢慢地一步步靠近草丛。那狐狸也感觉到危险临近，“嗖”的一声，窜出草丛往前跑去。

单常胜一看，那是只成年狐狸，眼睛晶亮、尾巴蓬松，阳光下全身闪着金光，他不禁赞叹道：“好一张顶尖的狐皮啊！”

单常胜想，这张狐皮一定不能打破，于是决定打狐狸的肛门，可狐狸始终用尾巴护着，找不着机会，无奈之下，他只好转移枪口，改打狐狸的眼睛。

狐狸察觉到自己的处境危险，



于是摇摆着身子往前逃。单常胜好不容易逮住机会，抬手“砰”的一枪，狐狸应声倒地。他心中一喜：打中了！

单常胜刚起步想过去捉住狐狸，狐狸忽地爬起来，跛着脚奋力往前奔。原来，这一枪只伤了它一只前脚。跑着跑着，狐狸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口土井，它来不及转弯，只好纵身一跳，无奈前脚受伤，大劲使不上，一下子掉进了土井里。

单常胜到土井前一看，这土井有一人多深，井底没水，井壁又光又滑，而且没有搭脚的地方，狐狸急得在井下乱转。单常胜笑了，自言自语说：“狐狸呀狐狸，你本就该是我枪下鬼，何苦要遭这份罪？现在看你再往哪里逃！”

可一转眼，单常胜也犯起愁来：接下来该咋办？一枪崩了它吧，皮就不值钱了；下去捉吧，爬不出来怎么办？到时候只怕会和狐狸一起饿死。可是，煮熟的鸭子就这么让它飞了？单常胜不甘心！忽然，他想起自己出门前带的那根绳子，很快便有了主意。

单常胜把绳子一头打了个活结，放到井底，另一头则抓在右手操控着，他想用活套套住狐狸。可这只狐狸似乎看穿了单常胜的心思，东躲西藏就是不上套。单常胜忙得一头汗，却拿它毫无办法，看来得另想主意。

单常胜坐在井边想呀想，忽然他俯身趴在井沿上，身子尽量往土井里探，再把右手伸下去，仔细一看，右手离井底已经不到一支猎枪的距离了，于是他又有了主意……



单常胜打算先用枪托把狐狸砸昏过去，把它拨弄成四脚朝天，再用活套套住它的脚拉上来，这样就能活捉狐狸了！

于是单常胜



把猎枪倒过来，用右手抓住枪口，提起猎枪，看准狐狸，用枪托往它身上砸。

一看这架势，狐狸更加紧张了，它毛发直竖，“嗷嗷”直叫，圆瞪着双眼，不停地左右腾挪，躲闪着砸下的枪托，单常胜屡屡不能得手。不过单常胜心中笃悠悠：哪怕狐狸你再狡猾，躲得过初一，怕是也躲不过十五，我只要砸中你一次，你就玩完了，总不可能一次都砸不中吧？

单常胜志在必得，他摸准狐狸躲闪的方向，铆足劲头往下一砸，出乎他意料，狐狸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枪托在狐狸眼前砸空了！说时迟那时快，枪托刚落地，狐狸就“嗖”地蹿上木质枪托。忽然它弓起身子，一只后脚踩在了猎枪扳机上，只听“砰”的一声，子弹出膛了，正中单常胜的脑门！

单常胜立马血流如注，与此同时，狐狸借着那一踩之势，两只后腿同时发力，拼命往上一跳，爬上了井沿，慌里慌张撒腿就跑。临死之前，单常胜下意识地抓了一把，没抓着狐狸，只落下了一手毛。

第二天上午，单常胜的家人和邻居在土井边找到单常胜的尸体，大家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他是怎么死的。说是自杀吧，没理由不说，他也够不着土井里猎枪的扳机呀；说是他杀吧，谁会在井底下抠扳机呢？



后来有眼尖的人发现：井底除了枪托印，还有狐狸的脚印，再看单常胜的一手狐狸毛，这才理出个头绪来：狐狸枪杀了单常胜！

得知此事，村里辈分最高的单太爷叹了口气说：“这年月，狐狸都成精啦！”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插图**：孙小片）



金月亮



孙君飞

从前，村里有一个孝顺媳妇叫阿香，对待婆婆就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阿香的丈夫叫锤子，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

有一年夏天，婆婆得了病，不能走路，天天待在屋子里。白天大家都很忙，阿香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婆婆，不过一吃过晚饭，阿香就来到婆婆跟前陪她说笑，为她按肩。婆婆有一个爱好，别人喜欢晒太阳，她却喜欢看月亮。有月亮的晚上，阿香常常抱婆婆出来，让她坐在柔软舒适的藤椅上，两人一起看月亮。有时婆婆会讲一些月亮的传说，阿香就凑近婆婆听她讲。有了阿香的陪伴和照顾，婆婆生活得既方便又开心。

阿香对婆婆的好，天上的月亮都看在眼里。有一回，月亮给阿香托了一个梦，告诉她说自己是用金子做成的，如果阿香需要用钱，可以在月圆之夜端一盆井水出来，对着月亮，念一声“水镜打开，月亮下来”，耐心地等待一刻钟，月亮就会出现在水盆里。到时阿香就可以拿出月亮，从上面锉下一些金子碎屑。阿香担心这样锉来锉去，月亮会不会变薄了？万一锉坏了，人们就再也见不到美丽圆满的月亮了。月亮微笑着对阿香说，阴晴圆



缺对它来说是常事，不要为它担忧。

阿香醒来后并没有把这个梦放在心上，直到有一天，她的丈夫锤子在外边得罪了邻村的一个恶少。恶少竟然把锤子软禁起来，然后派人捎话给阿香，要她拿赎金救人，期限是三天，超过期限，就会先送来一根锤子的手指头。阿香一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家里早已没有钱了，亲戚邻居都是穷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借不到足够的赎金。

这可怎么办？阿香不想惊动婆婆，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抹眼泪。这天夜里，阿香好不容易睡着了，月亮又给她托了一个梦，让她从月亮身上锉一些金子救急。梦醒后，阿香半信半疑，但她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第二天晚上，婆婆睡着了，阿香为婆婆盖好被子，走出屋子，在月亮下面发了一会儿呆，无奈之下便开始按照梦里的情形来接月亮。

阿香端出一盆洁净的井水放在院子里的供桌上，施了礼，闭上眼睛默念一声“水镜打开，月亮下来”。院子里十分安静，阿香等了又等，觉得时间差不多了，睁开眼睛一看，水盆里果真躺着一个又圆又大的金色月亮，而天上的月亮不见了，夜色显得非常黑。

阿香取出月亮，用干净的毛巾擦干月亮身上的水，抱着它来到屋里，点亮灯，开始用钢锉一下一下地锉月亮。阿香一边锉月亮，一边流眼泪，心疼月亮为她所做的牺牲。等锉下的金子碎屑聚成一小堆，差不多够赎回丈夫时，阿香丢下钢锉，擦干净月亮，轻轻地把它放进水盆里，闭着眼睛默念一句“水镜打开，月亮上去”。等阿香睁开眼睛，月亮又重新出现在夜空，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仍旧又圆又大，像金子一样黄澄澄的。

早上，阿香包起从月亮上锉下来的金子，来到首饰店里换成钱，又赶到邻村的恶少家里赎出锤子。

锤子被阿香搀扶到家里，仍然惊魂未定。等婆婆睡着后，锤子问阿香从哪里借了那么多钱，以后可怎么还。阿香回答说不用还，接着就跟丈夫讲了在月亮身上锉金子的秘密。锤子搂住阿香，说是她的孝顺善良感动了月亮。夫妻俩来到屋外，向着又圆又大的金色月亮拜了三拜，感谢月亮的大恩大德。

没想到第二天，邻村的那个恶少带着手下来找锤子和阿香的麻烦了。恶少气势汹汹地踢开院门，来到锤子面前，一把揪住他的领口，



说："赶快老实交代，你们是不是偷了我家的金首饰，害怕露馅，就把它们锉成碎屑，再拿到首饰店里换成钱？"

锤子气得胸口发紧，却说不出一句话。恶少睃了阿香一眼，又嬉皮笑脸地对锤子说："只要你肯求我，我可以再饶你一次，只是你漂亮的老婆要到我家当贴身丫鬟，好好伺候我两年，你说怎么样啊？"

听到这里，坐在里屋的婆婆喊了一声，要恶少单独进屋，她有话跟他讲。原来婆婆无意间听到了阿香跟锤子说的月亮的秘密，希望用这个秘密交换一家人的平安。



恶少听婆婆说完，不由得半信半疑。他让手下都老老实实坐下来，等着月亮升起。

终于，月亮从云层里露了出来，虽然没有前两天那么圆，却依旧很大很亮，颜色也是金黄金黄的。恶少逼着阿香在木盆里倒入刚从井里打来的清水，又命令她快念月亮托梦给她的那句话。阿香立在院子当中，闭上眼睛，心里请求月亮的宽恕和帮助，轻声念道："水镜打开，月亮下来。"

时间刚过去一刻钟，夜空刹那间被乌云布满了，天上的月亮出现在了水盆里。恶少激动得浑身发抖，他迫不及待地把两只手伸进水盆里，还没等他感觉到什么异常，金黄的月亮就被他捧了出来，还滴滴答答地淌着水。一个手下掏出布袋，帮恶少把月亮装进布袋，又用绳子牢牢地捆扎住袋口。

恶少提着沉甸甸的月亮，对锤子和阿香说："有了这个金月亮，我暂且饶过你们。这件事你们不许对任何人提起，否则我会拿钢锉在你们身上锉出两袋碎末来！"

锤子见恶少要带走月亮，忍不住就要说话。阿香捏了捏锤子的手，



提来一盏马灯，对恶少说："我们不会跟其他人说的。等你锉够了金子，就放月亮回天上去吧，大家都离不开月亮。这个马灯你们用吧，走路小心，不要摔坏了月亮。"

恶少让一个手下接过马灯，自己仍旧提着月亮不松手。他冷笑了几声，说："你以为我会用钢锉来慢慢地锉月亮吗？我要拿利刀来割金子，每月十五我都要狠狠地割月亮一刀。我再也不会让月亮上天了，不然它只肯听你的话，只会掉进你家的水盆里。"

听到这里，锤子不安地瞅着阿香。阿香却没有看锤子一眼，自顾自地跟恶少讲话："我还要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情，月亮很胆小，刚刚换了主人，必须在袋子里待满七天，才会变成你想要的金子。"

"七天？我当然有耐心等七天，反正月亮已经归我所有，以后我要像养宝贝那样养着它。"说完，恶少抓紧装有月亮的布袋，带着手下离开了。

锤子急忙问阿香："他们带走了月亮，我们是不是闯了大祸？天上没有了月亮，以后该怎么办？"

阿香笑了，凑到锤子耳边，悄悄地跟他交代了一些话。

七天后，恶少带着手下闯进了锤子和阿香的家。一见锤子，他就嚷道："你老婆阿香好狡猾，要我等七天，原来是等月亮变成月牙儿。月牙儿就像一把锋利的刀，趁我睡着了，偷偷割破布袋，它、它又飞到天上去了！我一醒来，就连忙放了水盆，也念了那句咒语，可是捞到手里的始终是月亮的影子。今天你们赔我圆月那样大的一块金子，我就饶过你们，否则的话，有你们好受的！"

恶少和手下正在吵闹，从外边走进一些陌生人，他们是县里的公差。这些人一问清楚恶少的名字，就把他和手下一个一个地绑了起来。恶少还要辩解，公差说："县令老爷最爱赏月，却连着七天没有看到月亮，听说就是你把月亮抓走的，现在跟我们去县里把事情说清楚！"

恶少一下子泄了气。

阿香的婆婆看到恶少他们被绑走的一幕，不由高兴得流下了眼泪。阿香走过去拉住婆婆的手，说："婆婆，放心吧，我叫锤子马上再去一趟县里，这一次，坏人肯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发稿编辑：吕　佳）

（题图、插图：孙小片）



语出惊人的熊孩子

◆ 为了参加单位的新年联欢会，我在家里努力练习最拿手的舞蹈。这时，女儿跑过来问我跳的是什么舞，我说是《天鹅湖》。女儿撇了撇嘴，说："我以为是鸭子迷路跑到我们家里来了！"

◆ 爸爸叫儿子去打酒，儿子问爸爸："酒瓶里不是还有酒吗？"爸爸摇摇头，说："太少了。"几分钟后，儿子提着酒瓶回来了。爸爸接过酒瓶一看，愣住了，酒瓶里装着大半瓶石子。儿子得意地说："爸爸，你喝吧，乌鸦就是这样喝水的。"

◆ 四岁的女儿跟同龄的两个小姑娘一起玩，其中一个小姑娘对她说："你没有我们高。"女儿立马回了一句："那你们有我胖吗？"

◆ 妈妈把米饭烧煳了，儿子看着碗里的米饭，说："我妈的厨艺有长进，都会做红烧米饭了！"

（**推荐者**：谁与争锋）

奇葩的辞职理由

◆ 为了公司的利益，我主动申请，去对手公司卧底。



◆ 公司附近的外卖都吃腻了，想换一批外卖吃。

◆ 来公司长肥二十斤，决定回家减肥了。

◆ 咱们公司没有未婚女士，在这儿待着影响我的人生。

◆ 我对普通工作已经没有了兴趣，我要去拯救世界，保护地球，维护宇宙和平！

◆ 公司里美女帅哥太多，显得我更丑了，这让我很没有自信。

◆ 给我的薪水太高，我怕在金钱中迷失自己。

（**推荐者**：檬　男）



生活趣味集

◆ 旁边的超市在外卖App里面搞了个活动，第一个下单付款购买西红柿的人可以免单，活动名字叫“西红柿首付”。

◆ 去办信用卡，填表时有一个选项问“是否有其他经济来源”，我写了“其他信用卡”。

◆ 闺密怀孕七个月了，不知道为什么吃不下肉类，医生听完后一愣，来了句：“你这怀的不会是个和尚吧？”

◆ 我问男友：“如果我和你妈同时掉进水里，你会怎么样？”男友说：“我会根据你们二人入水前动作的难度系数以及入水后压水花的大小酌情给分。”

◆ 昨晚一个人心不顺，喝酒喝多了，就给前女友打了个电话，说了两个钟头。早上醒来一看手机，通话记录只有七秒……

（**推荐者**：林喵呜）

爆笑吃货

◆ 本来很沮丧，但是突然想到，自己如果被架在烤肉架上，也算是肥瘦相间（偏肥）、皮脆肉嫩、骨头里都散发着奶茶芳香的肉中翘楚，竟猝不及防地有点儿高兴了。

◆ 所谓日全食，就是一整天全都在吃东西。

◆ 老婆最近为身材走形苦恼，脾气也变得捉摸不定。这天，我买米回家，她抓起一把看了看，脸色一沉就数落我：“那种长粒的你不买，非买圆粒的，故意嘲弄我是吧？”

◆ 我们应从牛、河马、大象的身上深刻地认识到，光靠吃素和散步，是不可能减肥的。

◆ 当代人的肥胖问题需要得到重视了。据调查，地铁上每三次为孕妇让座的行为中，就有一次是把胖妹错当成孕妇。

◆ 老婆太胖了，我不敢让她吃太多，就趁她不在家偷偷烤肉吃。这天老婆突然回家，问我在干什么，我说：“燃烧你的卡路里。”

（**推荐者**：咸鱼肉丝）

（**本栏插图**：孙小片）



周裕常，1932年11月出生，北京市人，中共党员，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核工业水冶纯化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任二七二厂中央实验室副主任、主任、科技处处长等职务。主持二七二厂科研工作时，对许多重大的技术难题进行攻关与改进，特别是经过长达十六年的不懈研究和试验，他提出了一项新的重大理论见解，由此创新了一项新工艺，并成功应用于核工业生产，成为二七二科技创新的典范之作。1987年退休，多次被评为厂“优秀党员”，荣获核工业部“先进科技工作者”。

赵秀云，1929年11月出生，辽宁铁岭人，中共党员，工程师，二十年如一日致力于工厂科技创新。1983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985年退休，现居住于二七二社区。

保密到“家”

□ 何中华　巩　勇

你在哪里

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男主人公叫周裕常，女主人公叫赵秀云，1958年，这两个年轻人都被调到了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六研究所。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巧的是，这两个年轻人又被分配在同一个实验小组。周裕常这个出生于北京的帅小伙，给清秀脱俗的东北姑娘赵秀云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

一个周六下午，赵秀云买了两张电影票，临下班时，她悄悄地将一张电影票塞到周裕常手中。周裕常开始有点惊讶，但很快便醒悟了过来，他又羞怯，又激动。

一来二往，日久生情，两个年轻人彼此擦出了爱情的火花。1960



年11月29日，同事们为他们在研究所里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大家聚在一起，嗑点瓜子，吃点糖果，所领导来讲个话，两人的被褥搬到一起，赵秀云便成了周裕常的妻子。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赵秀云刚好比周裕常大三周岁。

1960年12月，周裕常蜜月还没度完，便奉命调到千里之外的湖南衡阳，参加二七二厂建设。二七二厂，是中共中央批准选址的核工业第一批"五厂三矿"之一，是生产铀原料的"龙头企业"。那时，凡是与核工业有关的工作都是国家机密，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组织上要求严守机密，绝不能透露此行的目的地。

临出发前，周裕常装作若无其事地对妻子说，自己马上要出一趟差，得去一段时间，还得带上行李。新娘赵秀云感到有些意外，但是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听从组织上的安排。

再说周裕常辗转来到衡阳，在这里，聚集了一支从全国各地抽调来的6000余人的核工业大军，这支队伍中有专家、工人、军人、民工。初来乍到，大家只能住在过去劳改农场留下的松树盖的破房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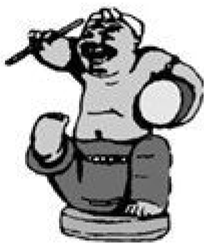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稍稍安顿下来之后，周裕常就给妻子写信，倾吐衷肠。按照纪律，不准谈工作，不准说地点，只留了如部队番号一样的神秘信箱号码。

当时，二七二厂建设工地上的生活用水，要靠拉水车从很远的地方运来。两人分别三个月后，一天早晨，周裕常照例拎着水桶去取水点接水。在一丛灌木前，他猛然看见了一位女同志，哇，好熟悉的身影，他一下子就愣住了，莫不是自己眼睛看花了？她……她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新婚妻子赵秀云呀！

此时此刻，赵秀云也认出了丈夫周裕常，"哐当"一声，她手中的水壶掉在地上，喊了一声"裕常"，泪水顿时夺眶而出，两人不约而同地向对方扑过去……

前不久，赵秀云在一封回信中告诉周裕常，组织上决定让她出差，不过去哪里、干什么，还一无所知。当时，周裕常没有太在意，以为不过是正常的出差而已，没想到妻子也和自己一样，"出差"到这里来了！

这意外的邂逅，简直就跟电影里的故事情节一样。两个人就像孩子一般，一会儿流着泪，一会儿又笑了。很快，组织上知道了情况，特批他们夫妻住在一起，互相照顾。



面对父母

那个时候的苦呀，是今天的人想象不出的：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土房里，他们没有饭锅就用瓦盆煮饭，冬天自己动手做个泥火盆烤火取暖，没有粮食的时候就去挖野菜熬汤充饥。1960年，中苏交恶，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带走图纸，许多关键技术一时难以掌握。厂领导决定，由周裕常带队，到北京六所参加技术攻关实验。

通过一年半的艰苦努力，周裕常他们完成了攻关实验。回厂前夕，周裕常抽空回了一趟家，看望父母。母亲见他又瘦又黑，心疼地说："儿啊，你在京一年多，也不回家，你在做什么工作呢？"

周裕常望着父母，话到嘴边，欲言又止，心想，自己从事的工作能说吗？

父亲很聪明，见儿子不说话，便把话岔开了，对老伴说："你问这些干啥呢？儿子干的工作很重要。"

离家时，母亲变戏法一般准备了满满的一袋食物，让周裕常带上。周裕常双手接过沉甸甸的网袋，泪如泉涌，心似裂帛，父母的恩情如山高、似海深，可他们连自己的儿子在干什么都不知道呀！周裕常的心里五味杂陈，只有默默地乞求父母谅解。

周裕常回到厂里，进了家门，妻子赵秀云拿出了母亲的来信，信上写的都是关心他们的话，还问他们生活得好不好。



赵秀云问周裕常："生活这么苦，这信怎么回呢？"

周裕常走上前去，紧紧地抱住妻子，温柔地说："你告诉爸妈，我们生活得很好，天天有肉吃。"

果然，吃晚饭的时候，周裕常弄出了几个好菜，有卤牛肉、红肠……赵秀云端起饭碗，望着丰盛的晚餐，眼睛里满是泪水，原来这些菜都是公婆给的。



保密守则

1962年9月11日，经过一系列的准备，二七二厂水冶生产线开始了第一次试生产。之后，二七二厂成功生产出了可以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铀产品，可他们并不知道原子弹什么时候能爆炸，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令人激动的时刻。

1964年10月15日，二机部对各生产厂家、院所下达了一道绝密命令：务必把所有研制原子弹的图纸和资料秘密转移至安全地方。

15日中午，周裕常接到厂部指令，必须在第二天天亮前，将厂办公楼档案室库存的技术档案、重要工程图纸、技术资料等全部装箱，运往厂外指定地点。周裕常猜想原子弹即将试爆，而这次“转移”必定与原子弹试爆有关，执行此项秘密转移任务的有十余人，其中就有周裕常的妻子赵秀云。

正在转移时，赵秀云悄悄问周裕常：“老周，是不是那个……要……”周裕常瞪了她一眼，问：“‘保密守则’的第一条是什么？”

“不该说的秘密不说”，这就是“保密守则”的第一条，既然原子弹试爆是秘密，我干吗去问呢？赵秀云的脸顿时红了……

在周裕常的带领下，他们一直忙到凌晨，总共装了20多个木箱。16日天亮前，在武装人员荷枪实弹的护卫下，这些档案资料终于运到了离厂几十公里的一所疗养院。

1964年10月16日晚上，赵秀云从广播里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直到这时，她才明白那次转移的原因。原来，当时国际形势复杂，党中央考虑到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原料基地有可能会遭到外敌的破坏。二七二厂是我国第一座铀生产基地，所有档案是建设下一座核工厂的原始资料，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八千里路云和月，如今，周裕常和赵秀云已相濡以沫走过了58个春秋，周裕常86岁，赵秀云89岁，两人幸福地生活在二七二社区。请让我们记住那个年代，他们曾是那样艰辛，那样忍耐，那样奉献，那样悲壮！正是有了第一代核工业人的艰苦创业，才一步步实现了亿万国人的强军梦、强国梦……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陈明贵；**插图**：小　柯）



扫一扫左侧二维码，这里除了爱情故事，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历史与细节……



怕见学生的老师

□ 孙凡利

马友全县长是个怀旧的人。马县长读书时，班主任侯得良对他特别好，后来他高升了，还回母校看过侯老师。最近，马县长听说侯老师退休了，去了槐花中学做后勤，正好教师节快到了，他就想过去看看。

秘书得知马县长的想法，私下联系了槐花中学的杨校长。杨校长听说马县长要来，一口气说了几个“欢迎”，说侯得良每天都在学校，随时恭候马县长大驾光临。

这天，马县长忙完工作，让秘书跟杨校长联系，打算去探访恩师。很快，秘书就安排好了。马县长坐进车，车向槐花中学驶去。

刚出城，秘书的手机突然响了。秘书接完电话，一脸苦相地对马县长说：“杨校长打来电话，说侯老师有急事，请假回家了。”马县长一愣，笑了起来：“八成是侯老师腼腆的毛病又犯了。”记得当年，侯老师性格就特别腼腆，开个家长会都要脸红。马县长立即让司机掉转车头，说改日再去。

秘书不敢怠慢，没少跟杨校长联系。通过沟通，秘书了解到，上次侯老师“请假”，杨校长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再出现，秘书和杨校长商定，下次马县长要去，绝不提前通知侯老师，要给侯老师





一个惊喜。杨校长向秘书做了保证，下次一定让马县长见到真人。

教师节这天，秘书告诉马县长：“今天去看侯老师吧，杨校长正在恭候。”秘书说，这次绝对没问题。随后，马县长一行人坐上汽车，悄声向槐花乡开去。半个多小时的车程，杨校长不时给秘书发来信息，说侯老师一直在岗，让马县长大可放心。

很快，汽车就开进了槐花中学。杨校长早早地等在那儿，等马县长下了车，他上前握住了马县长的手，寒暄后说道：“侯老师年纪大，身体不太好，现在就做后勤工作，办公室在教学楼后面。”

三个人顺着过道来到教学楼后，杨校长指着面前的一排平房说：“这排是后勤办公室，侯老师在第三个门。”马县长瞅了一眼，第三个门正开着，看来，侯老师在。

一行人来到办公室门口，杨校长喊了声：“老侯，看谁来了？”不过，屋里没有人应声。杨校长一步跨进屋里，扫视了一遍，侯老师并不在。看桌子上的茶杯还冒着热气，想必侯老师临时出去了。既然门都没关，看来没走远。

办公室条件简陋，杨校长觉着在这里等不太方便，就请马县长到校长室等，大家坐下来喝起了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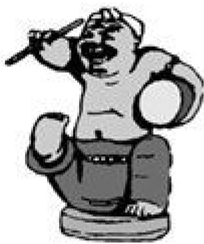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大约五分钟后，有人给杨校长打电话，说侯老师办公室上了锁。杨校长惊呆了，自己一直盯着侯老师，也就刚才陪马县长去校长室的工夫，侯老师就溜了？

马县长发现杨校长脸色不对，就问怎么回事。杨校长一边擦汗一边说出实情。马县长很惊讶，但还是冷静地说：“没想到侯老师还是怕见人。”杨校长盯着马县长：“怕见人？不对呀，侯老师平时挺外向的！”这么一说，马县长的表情不自然起来。县长微服私访吃了闭门羹，说起来真是没面子。

突然，杨校长好像想起了什么，对马县长说：“我们可以查一下摄像头，看看侯老师去哪里了，学校的监控可是全方位无死角。”

杨校长赶紧打开监控设备，调出侯老师办公室附近一个摄像头的监控录像，马县长也凑在电脑旁边。大家从屏幕上看到：就在刚才，侯老师进了办公室；没出几分钟，马县长赶到；大家刚走，办公室的房门，就被人从里边给关上了。

侯老师没走，就在办公室！杨校长忍不住说：“太不像话了！”马县长却说：“我没说错吧，侯老



师怕见人。”既然侯老师在办公室，那就去吧。马县长再次来到侯老师办公室门口，敲起了门。

马县长在门外说道：“侯老师，我是马友全，您的学生，来看您了。我知道您在屋里呢。”

好一会儿，屋里才传出声音：“你自己进来吧。”

杨校长气得在心里默念：说他胖，他还喘上了。

马县长答应了侯老师，侯老师这才把房门打开一道缝，说：“进来吧。”马县长让大家在外边稍等，自己一闪身进了办公室。

师生相见，分外亲切，两个人的手握了好一会儿才放开。马县长发现，侯老师身后贴墙的橱子，门半敞着，瞅了一眼，明显有被人坐过的痕迹，他忍不住说道：“老师，您刚才……”

侯老师点点头：“对，刚才我实在走不脱，就藏进了橱子，心想等你们走了再出来，没想到你们又杀回来了。”马县长知道侯老师腼腆，可也不至于这样吧？侯老师看出马县长的疑惑，主动说道：“我知道你心里装着老师，无论去哪里工作都想着报师恩。之前，你也回母校看过我好几次，因此，我是真心怕见你，铁了心要躲着你！”

这番话说得马县长脸色青一块红一块的，半天才说：“莫不成我是大老虎？”

“那倒不至于，不过，你可能感觉不到，”侯老师接着说，“前几年，你回母校看望老师，都要让我陪你满校园转。最后，还少不了照一张合影。”

说到这里，侯老师扶了扶自己的腰：“每次照合影，你在一旁坐着休息，让老师站着演练队形。最可气的是，拍照时，你们领导坐在前排，老师却在后排站着。你名义上是来看望老师，我看呀，就是来为自己争一个尊师的美名。你坐到了县长的位子，却如此沽名钓誉，唉……”侯老师摇着头，又摸了摸自己的膝盖，说：“我的腰和膝盖现在都有毛病，不能长时间站着，所以，没办法，只好躲着你……”

马县长的脸彻底红了，额头也出了汗，他站在侯老师面前，低着头沉思了半天，就像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没一会儿，门打开了，大家“呼啦”一下围过来，马县长却摆摆手，说：“取消今天学校安排的所有活动，我和侯老师说说悄悄话。”

（**发稿编辑**：陶云韫）

（**插图**：豆　薇）





网络投票

□刘　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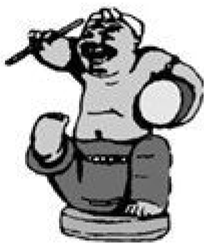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唐勇是一家网络公司的技术员，经常要加班，工资却不见涨。这都结婚两年了，新房的首付款还差十万块，老婆秋雅嘴上不说，心里却很不痛快。

唐勇还有个亲姐姐，叫唐云，在家当着全职太太，平时除了与一群富太太斗富比美之外，全部心思都在培养儿子小明身上。唐云虽有钱，但非常小气。唐勇曾想找姐姐借钱买房，但唐云总是皱着眉头直哭穷，后来索性再也不接话茬了。

这天，唐勇接到姐姐打来的电话，唐云开门见山："你外甥要参加少儿英语比赛，这个比赛有网络投票环节，我把投票网址发你微信上了，给你分配了任务，至少一万票，必须完成！"

没等唐勇回答，唐云就把电话挂了，唐勇点开网址一看，这个少儿英语比赛的投票系统需要花钱成为VIP会员才能投，每位会员的投票数还有一定限制，粗粗一算，要投满这一万票，得花不少功夫。唐勇不得不感叹：果然是亲姐，关键时刻，可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回到家，唐勇跟妻子说起这事，秋雅一听就不乐意了："真逗！她连给儿子投票，都不舍得自己花钱？"



“现在这网络投票，光有钱还不成，还得有技术、有人脉，讲究不少……”唐勇边说边浏览着手机，看到唐云这几天在朋友圈不停刷屏拉票的信息，不由得笑了，“看来我姐是真较上劲了。”

这些年，唐云身边的那群富太太，开始热衷于让孩子参加各种各样的竞赛。她们似乎都悟到一个道理：在朋友圈晒一张自己孩子的获奖证书，要比晒一个名牌包包有面子得多。这不，唐云让小明参加英语比赛，她就志在必得，每天都想着法子为孩子拉票。唐云朋友圈里有几位富太太的孩子也都参加了这次比赛。孩子们初赛分数不相上下，网络投票就成了决战的阵地，富太太们都杀红了眼。

秋雅看看唐勇，没好气地丢下一句：“总之一句话，你别跟着瞎起劲，咱可没那闲钱！”

正说着，唐勇放在桌上的手机亮了，来了一条语音信息，是唐云发来的。秋雅抢先点开，只听唐云说：“现在小明才排第二，你这个当舅舅的要继续做贡献呀！”

秋雅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不禁埋怨道：“原来你已经做过‘贡献’了！你、你气死我了！我问你，咱家还买不买新房了？”

唐勇笑着安慰妻子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我为小明的比赛出钱出力，事后我再向姐姐借钱，她就不好意思拒绝了嘛！”秋雅听了这话，想想也是，就不作声了。

接下去的三四天里，唐勇对外甥的比赛还真的挺上心，甚至还把投票链接发去了他平时很少发言的驴友群、摄影群、小学同学群……倒是唐云，突然有点后劲不足，好几天都没动静。唐勇问她怎么了，唐云说，网上高手如云，票数排行榜上风云变幻，小明的名次已经跌出五十，而投票截止日就快到了。

唐勇说：“姐，越到截止日越关键，这名次下降有很多因素，你听我给你细说……”经过唐勇的一番分析指导，唐云斗志重燃，重新投入到拉票战中。唐勇呢，为表心意，也拍着胸脯说，自己会想办法再给小明拉一万票！

这天是周六，唐勇和秋雅拎着水果早早地来到了唐云家的别墅。今天中午十二点，英语比赛网络投票就结束了，这几天在唐云的大力运作下，小明的票数名次稳居第一位。离投票截止还有不到两分钟，小明还领先第二名五百多票，唐云脸上笑开了花。秋雅见形势大好，



便开口提了借钱的事，可没等唐云回答，那边电脑屏幕上就有了变化：原来的第二名一下子反超了小明！唐云一看，拍着唐勇的胳膊，道："你快想办法啊！还有不到一分钟啦！这事没办成，借钱的事可免谈！"

秋雅也急了，催着唐勇说："你要是有办法就赶紧办吧！"唐勇皱着眉，直摇头："办不了！现在追票也来不及了，我要真插手，工作都得丢！"说话间，投票系统关闭了，小明最终以十几票的微弱差距屈居第二。唐云气坏了，对着唐勇发怒道："你给我说清楚，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事已至此，唐勇只得实话实说。原来，小明参加的这个英语比赛投票系统，是唐勇的公司参与开发的，唐勇就是主要开发人员。

这事本不该瞒着姐姐唐云，但唐勇有自己的打算：一来让小气姐姐花点钱，也为自己的项目出点力，有何不可？二来，他毕竟对投票系统熟悉，帮着姐姐分析"战况"、适时投入，最终让小明夺个好名次，应该不难，如此一来，再问姐姐借钱买房把握就大了。可唐勇低估了唐云对冠军的渴望程度，也低估了网民投票的疯狂程度，关键时刻，他没能力挽狂澜。

唐云忍不住埋怨："你真是死脑筋，系统都是你开发的，你还不能让你外甥夺冠军？"

唐勇苦笑着说："投票都必须实名注册，砸的都是真金白银，当初我给小明投票，为了避嫌，也是出钱托朋友注册后投的。这事，还得按规矩来嘛。"

唐云气得直翻白眼，唐勇和秋雅见了，知道借钱的事，黄了。

几天后，唐勇接到电话，外甥小明在电话里开心地嚷嚷："舅舅，我妈要给你送大礼啦！"

唐勇正发愣，只听唐云拿过电话，笑着说："英语比赛组委会发了补充通知，让冠亚季军小朋友参加全市直播的汇报演出，据说得冠军的那位小朋友，当初参赛的演说视频作了假，这会儿听说要当场演出，心虚退赛了，这不，我们小明成冠军啦！我这一高兴吧，你那房子的首付款，我给你备好啦！"

电话里，唐云心情大好，唐勇心里却不是滋味：好好的一场比赛，怎么就变了味呢？他不由叹了口气，看来那投票系统还有很多地方值得琢磨哟……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豆　薇）





鬼宅

□刘阳

许文光是一个自由撰稿人，为了方便写作，他在市郊买了一套独门独院的二层洋楼。当然，房子是二手货，好长时间没人住了，内外破败不堪，买它也就是图便宜。

许文光为洋楼起了个挺雅致的名字——听湖斋，还请来建筑装饰公司的老板吴建洲装修，他们是同乡，也算有些交情。

许文光对吴建洲说："这楼背靠太阳湖，面向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真是个景致如画、诗意饱满的好地方。"

吴建洲见了，却吃惊地问许文光，是谁介绍他买的这套楼房。许文光说是一个非常要好的老同学，他在一个电子厂做工程师。吴建洲摇摇头说："你肯定被骗了，这房子啊，即使再便宜一半也没人要的。"接着他又说："你还记得两年前市里发生的太阳湖惨案吗？"

许文光点点头，他当然记得，两年前的秋天，有四个女游客在太阳湖集体遇害。血案激怒了当地群众，市领导要求迅速破案缉拿凶手，可两年过去，案子依然悬着。

吴建洲说："那四个女游客就是在这楼上遇害的，这房子在惨案发生后一直闲置着，据说每到晚上都会听到女人尖利的惨叫声，当地



人都叫它‘鬼宅’。”

许文光看着窗外刺眼的阳光，说道：“哪有什么鬼神？如果有，那我正好会一会，也好为创作提供一些刺激的素材。”

吴建洲严肃地说：“无风不起浪，我劝你还是快点把房子出手，要不……我替你原价卖出去？”

许文光却说：“我不会卖的，你替我装修一下，我尽快入住，体验一下被女鬼缠身的滋味。”

吴建洲很无奈，嘟囔道：“你们文人可真是捉摸不透。”

这天，吴建洲向许文光交工，戏谑道：“老许，晚上警觉点，发现风吹草动马上打 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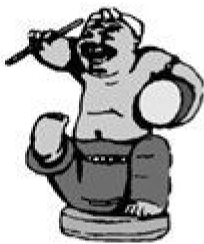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许文光笑着说：“放心吧，我一直羡慕《聊斋》里的书生，夜深人静时总是有美人作陪。”

许文光当天就住进了听湖斋。最近有人约他写一部武侠小说，城里蜗居斗室，不是老婆唠叨就是孩子哭闹，很难进入状态，现在搬进宁静的新居，他迫不及待坐到二楼书房的电脑前，开始了创作。

入夜，一轮新月挂上柳梢，远处不时传来太阳湖水轻轻拍岸和庄稼地里玉米叶随风摆动的声音。许文光蓦然想起吴建洲说的关于女鬼的传说，禁不住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但很快，随着思路的深入，他又沉浸在小说的创作中。突然，楼下传出轻微的脚步声和“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接着好似有人走上了楼梯……许文光心里一凛，他壮着胆子大喊了一声：“谁？！楼下有人吗？”楼下出现短暂的平静，转而又传来女人嬉笑的声音。

许文光感到脊背凉飕飕的，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此时联想到吴建洲的话，心里又不免犯嘀咕。他想了一会儿，猜测莫不是小偷光顾，被自己一声断喝吓跑了？于是决定下楼看个究竟。他打开楼梯灯，接着下楼，又点亮大厅灯。只见一楼一片寂静，几件家具规规矩矩地立在那里，没有一点被翻动的迹象。许文光见状，觉得自己是被吴建洲的危言吓住了。他走上楼梯，准备回书房继续写作，谁知一只脚刚踏上楼梯，上面一道白光“嗖”地晃过，传来一声女人凄厉的惨叫：“救命啊救命……”接着是撕扯扑打声。许文光大惊失色，他拼命地冲出屋子，衣服剐破了，鞋子跑丢了，总算上了公路，拦了一辆车向城里疾驰而去。

这时已是下半夜，妻子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门，看见狼狈不堪的丈夫吓了一跳，许文光支支吾吾说



回家查些资料，不小心跌倒了。他一夜没睡，心里七上八下的。

第二天日上三竿，许文光才硬撑着去了听湖斋。只见院门、房门洞开，屋内摆设如旧。许文光拉开窗帘，阳光照进来，屋里亮堂堂的。他转遍了所有房间，希望找到一点“鬼”迹，可什么也没有。不过，他确信昨晚的经历都是真的。

一想到听湖斋闹鬼，许文光就心惊肉跳，可他不敢告诉别人，怕人家笑话，便把这事藏在心里，终日寝食难安。一天，吴建洲碰见许文光，坏笑着问他在“鬼宅”里写作滋味如何。许文光只胡乱应着：“好，好……”吴建洲不忘打趣道：“如果要出售房子你记得找我，我们可是老乡！”



过了好多天，许文光才稳住了神，他想，花钱买的房子总不能空着吧？于是决定再闯“龙潭虎穴”。不过这次，他是请了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去的听湖斋。他们疯玩了一夜，许文光始终警觉着，可出乎意料，那一晚平安无事。这让许文光更加焦虑不安，他一遍遍回想之前的情景，脚步声、嬉笑声、惊叫声犹在耳畔，可为什么这次又没有了呢？是不是人多阳气重，女鬼不敢来？

万般无奈之下，许文光改在白天去听湖斋写作，日落前回家。可即使这样，他心里也十分不安，为防不测，腰间总是别着一把尖刀。这天，许文光因为赶稿子忘了时间，黄昏时正要离开，可天气突变，随即下起了瓢泼大雨。许文光刚出大门，一个炸雷吓得他一个趔趄，不得不回到屋里。

见大雨没有停的意思，许文光只好决定留宿一夜。他打开了所有的灯，检查了所有的门窗，确认无误后回到书房，关上门，拉上窗



帘，躺在了床上。可他心里总是忍不住回想那晚的情形，越想越睡不着。下半夜时，他刚有些睡意，就听到楼下房门“吱”的一声开了，然后是翻箱倒柜的声音……许文光吓得拉起被子蒙上头，这时，似乎有人走上楼敲书房的门，越敲越响，许文光脸色铁青，浑身发抖，拿出手机想报警，可一点信号都没有，敲门声却越来越急，同时传来女人的惨叫声：“救命啊救命……”

许文光大声喊道：“你是谁？！是人是鬼？！”可没人回答，还是一个劲儿地敲门。许文光爬下床，拔出尖刀朝门口走去。这时只听一声巨响，好像门被撞开了，许文光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许文光醒来时，已是天光大亮，他猛地打了一个激灵，没命地往外跑。回到家后就生了一场大病，持续高烧，呓语不断，浑身不住地发抖。

这天，许文光稍一清醒，立刻给吴建洲打了电话，央求他替自己卖掉“鬼宅”。吴建洲痛快地应了下来。

几天后，吴建洲刚告诉许文光听湖斋出手了，当初帮许文光买下听湖斋的老同学却打来电话，恭喜他即将成为千万富翁，说是刚得到内部消息，市里决定开发太阳湖周边地区，他那套洋楼也在开发范围之内，届时市价可能超过一千万。许文光惊呆了，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他让老同学带上单位的电子探测器马上赶去听湖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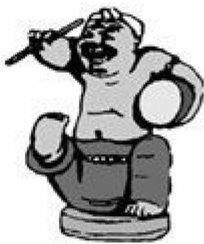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碰面后，许文光请老同学打开探测器仔细检查房子的每个角落。老同学见许文光神秘兮兮的，虽有些匪夷所思，但还是照做了。突然，探测器在一面墙上发出尖利的鸣叫声，许文光拿着一把铁镐砸开墙壁，不一会儿就刨出了一些黑乎乎的小玩意儿。老同学是电子工程师，一眼就看明白了：“怎么会有这些东西？这是微型放声器，这是微型摄像头，还有激光发生器、电子干扰器，这些都可以远程遥控的。”接着，他拿起了微型放声器，简单按了几下，就响起了脚步声、敲门声和惨叫声……

许文光恍然大悟，他问：“开发太阳湖的事，吴建洲知道吗？”

老同学道：“他是市里聘的开发总顾问，应该是知道的。”

许文光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说：“我要打官司，告吴建洲！”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插图：佐　夫）



是谁报的警

□张国心



这天下午，王泉突然接到街道派出所李警官的电话，说老娘得了急病，正在抢救。王泉火速赶到医院，见老娘已经脱离危险，这才松了一口气。

原来，老娘在家里突发心脏病，幸亏李警官及时赶到，把她送到医院，化险为夷，如果再迟一会儿，后果不堪设想。

几天之后，老娘平安出院了，王泉想，李警官是老娘的救命恩人，他特意来到派出所，向李警官表示感谢，李警官却说："你不必感谢我，我是接到110指挥平台的指令正常出警的。"

王泉一头雾水地问："110？"

李警官说："有人打110报警，说你家的狗叫声扰民，我赶到你家，听到屋里的确有接连不断的狗叫声，敲门又没人开，觉得情况不对劲，就叫来开锁师傅，发现你母亲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竟然有人在背地里告自己，歪打正着才救了老娘一命，王泉心里立时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他的感激转眼变为愤懑，他问道："是谁报的警？"

"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你，这是纪律。"

走出派出所，王泉越想越堵得



慌，他家住在12楼中门，最有可能报警的，就是左右两个邻居。左门常年没人住，那报警的应该就是右门住户。右门住户叫石大力，已经是老邻居了，每天见面都打招呼，电话号码都互留了。没想到石大力表面和善，心理却很阴暗，就算是狗叫声真的很吵，打个电话给自己直说不就行了，不至于向公安局报警吧！

回到家里，王泉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妻子倒是想得很开，说："别管怎么说，救了咱妈也是坏事变好事。而且，你怎么就断定是石大力报的警？"

"这事就是他干的，我有依据，他和我有过节。"

提起石大力和王泉的过节，还是几年前的事，那年他俩刚搬来这儿，因为停车位的事起过争执，后来王泉气不过，拿刀子在石大力的车门上划拉了一道。石大力当时没吭声，心里一定记上了仇，这回就是他来报复了！

王泉认定了自己的想法，这天早晨他下楼遛狗，见石大力的红色轿车停在小区甬道一边，他牵着狗走了过去。此时，王泉"睹物思人"，气不打一处来，就把废纸铺在了石大力的车门口，狗习惯性地在那废纸上屙了泡屎。王泉想用狗屎臭小人，根本没打算收拾，就在他要扬长而去时，石大力偏偏来了："我说王泉，你怎么一点公德心也没有？"

一见到石大力，王泉更气了，他说："怎么了？有本事你告我去啊，快去举报，打110！"

石大力摇摇头，说："你这种人就应该告你，叫你长长记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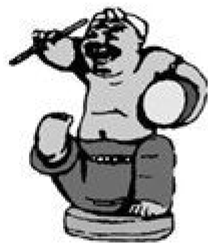
"不打自招吧，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小人，表里不一心怀鬼胎！"

石大力脸涨得通红，刚要说话，就见一个人高马大的女子怒不可遏地从人堆里挤出来，指着王泉尖叫道："你怎么让狗把屎屙在我的车门前？见过缺德的，没见过你这样缺德的！"说着，她就要动粗。

王泉脑袋"嗡"了一下，仔细一看，坏了，这车虽然是红色，但的确不是石大力的，搞错了。王泉自知理亏，不得不弯下身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狗屎收拾干净，在一片耻笑声中狼狈而去。

王泉气坏了，憋在屋里几天都没出门。

事也凑巧，没过几天，石大力的车被追尾了，他也受了伤，虽然是皮外伤，没有生命危险，但活罪还是要遭的。王泉长长地舒出了一



口气，就像打了兴奋剂一样，立时精神起来，第二天一早就哼着小曲下楼遛狗。

在屋子里憋了好几天的狗，一嗅到新鲜空气就兴奋起来，撒起了欢。

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他们身边，从车上下来了一个人，拄着拐杖，腿上和头上都缠着绷带，活像刚下战场的伤兵。这人不是别人，正是石大力。狗看石大力有些怪异，围着他前后叫个没完。

王泉故作惊讶地说："这不是石大力吗，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石大力龇牙咧嘴地说："被一个新手司机'咬'了一口。"

王泉拉住了狗，话里有话地说："别叫了，再叫就扰民了。我看你这叫人不报，天报。"

石大力用拐杖拦住了王泉，质问道："你说明白，什么意思？"

"你干什么，想打架啊？我可不跟一个瘸子一般见识，怕你又打110，把警察招来。"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一个旁敲侧击，一个怒不可遏，再加上狗跟着造势，又把一个宁静的早晨搞得硝烟弥漫。

这时，一个大姐路过，她好心地把两个人劝开了。

石大力气鼓鼓地上了楼，一边走还一边嘟哝着："什么人，牵着狗随地大小便，说他几句还记上仇了。"

劝走了石大力，那大姐回过头来，一眼看到了狗，她特别高兴地问王泉："你是12楼的吧？"

王泉不解道："你怎么知道？"

大姐说："这条小狗太可爱了，尤其是那黑眼圈，太特别了。你不该把它放在家里饿着不管啊！"

王泉很纳闷，说："我没有啊……"

"怎么没有？那天我在工作，看见这只小狗趴在窗台上叫个不停，没人管，可怜得很。我心里实在受不了，就打了110报警，说你们家狗叫扰民，后来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

"大姐，您是……"

那大姐指指小区高高的楼房说："我是物业请来的保洁员，专门给这个小区清洗外墙的！"

王泉抬头看去，周围那些老旧的高楼外墙，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焕然一新，在霞光里熠熠生辉。

阳光无处不在，自己却心胸狭窄看不见，王泉真想骂自己……

（发稿编辑：姚自豪）

（题图：张恩卫）



·新传说·



微信群

□侯 子

吕亚萍是微信迷，微信群就有几十个，一刷就欲罢不能。

这天一早，吕亚萍准备送女儿紫涵去幼儿园。检查女儿指甲时，她突然发现女儿手背上有几道深深的抓痕。她这才想起昨晚女儿带着哭腔说，让妈妈看看小手。当时她急着在微信群里抢红包，就随口支开了女儿："乖，妈妈正忙着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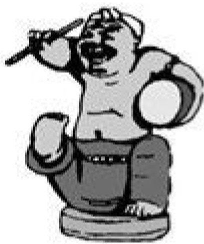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吕亚萍一边找碘酒棉签给女儿处理伤口，一边心疼地问："宝贝，是不是幼儿园有小朋友欺负你了？"吕亚萍知道，幼儿园有不少调皮的孩子，手脚不知轻重，常常在玩耍中弄伤别人。平时这种事她是听朋友们讲得多，她往往能劝着说，孩子们毕竟年龄小、不懂事，不好太计较。没想到现在发生在女儿身上，她还真觉得心里有点堵。

不过，女儿倒是没当回事，咧嘴笑了："是涵涵，涵涵抓的。"

吕亚萍心一沉："是哪个涵涵？为什么不告诉老师？"

女儿所在的小三班，除了女儿，还有三个叫涵涵的孩子，分别是仪涵、琳涵和梦涵。到底是哪个涵涵伤了女儿呢？

见妈妈神情严肃，紫涵小嘴瘪了一下，不敢往下说了，吕亚萍见状更难受了。她想，这事也不好找老师问责，得罪老师对女儿没好处，那就找家长吧。



吕亚萍思索了一番，带着女儿早早到了幼儿园门口，站在一边观察：要先确认“行凶”的小朋友，再找她的家长谈谈。

不多会儿，仪涵妈开着宝马车送女儿来了，仪涵妈一身名牌，显得很有素养。两个小朋友一碰面，就亲亲抱抱的，凭这亲热劲儿，抓伤女儿的人，就不可能是仪涵。

接着琳涵也来了，琳涵妈戴眼镜，斯斯文文，知识分子模样。琳涵同紫涵打过招呼后，也不忘向吕亚萍一鞠躬，说：“阿姨早上好！”这么懂礼貌、有修养的孩子，怎么可能伤人嘛！

这么说，就是梦涵了。吕亚萍正想着，梦涵拉着妈妈的手步行过来了。一见幼儿园大门，梦涵就哭哭啼啼：“我不要去幼儿园，我要爷爷奶奶。”紫涵向她打招呼，她都吓得往妈妈身后躲。

这个梦涵，看上去挺胆小，但胆小就不会伤人？那可不一定！吕亚萍俯下身，在女儿耳边轻声问：“宝贝，是梦涵抓了你吗？”女儿愣愣地摇摇头。孩子搞不清状况，但吕亚萍心里觉得八成是了，正准备上前找梦涵妈聊两句，哪知园长走了出来，把梦涵妈请去园里聊起了什么。吕亚萍想：看来今天时机不好，那就等下次吧。

回到家，吕亚萍又拿出手机刷微信，突然她想到：微信里不是有小三班家长群嘛，找到梦涵妈，微信上说几句也行，还免得当面聊尴尬。想到这儿，吕亚萍点开“小三班家长群”，发现群里好多家长都没备注孩子的名字。吕亚萍扫了一圈，就看到一位叫“涵涵妈”的家长。细想起来,这个“涵涵妈”还挺啰唆，经常能见到她发言。由于对方隐藏了信息，一时还不好判定是哪个涵涵的妈。

吕亚萍正苦思着，群里有了动静：是班主任姚老师在群里发了孩子们做早操时的照片。

立时，群里热闹起来。吕亚萍发现几张照片上都没紫涵，她正想让老师再拍一张，可群内已经被赞美刷屏了：“美女老师好漂亮啊！”“小朋友们真萌，真是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

吕亚萍直叹自己蠢，是呀，赞美老师，让老师先对家长有好感，以后就会多关注他家的孩子，如此一来，哪还会发生孩子被抓破手、都不知道是谁干的这种事？

不过，吕亚萍在微信界也不白混，她很快就在群里来了一段：“老师们真是辛苦了！我们家六个大人

围着一个孩子转都觉得累，三位老师要管理二十多个孩子，要付出多么大的精力！向你们致敬！”

果然，群里安静了，想必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吧。吕亚萍正得意，不料“涵涵妈”跳了出来：“老师，家长嘴上这么说，无非是想让您为自家孩子多拍些照片。”

很快，姚老师发了一个无奈的表情：“现在早操已经结束了，以后有机会再拍吧。”

吕亚萍见状气坏了：看破别说破，这是微信群的规矩，可对方这么一说，显得大家都是带着目的拍马屁嘛。瞧对方这愣头青的样子，也许是琳涵妈！知识分子嘛，多少有些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自以为是。

吕亚萍正琢磨着，群里又有人打出“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的字样。顿时，群内鲜花、祝福此起彼伏。吕亚萍反应也快，马上倡议：“要不咱们一起给老师们送份礼物？”众人齐赞。有人说：“快到中秋了，就送那款花开富贵的月饼吧。三个老师一人一盒，一盒才两千多。”

吕亚萍心一哆嗦：她现在还背着房贷呢！但事是自己挑起的，她只能硬撑：“不贵！孩子们初入园就碰上几位这么好的老师，这可是他们人生路上的第一批导师啊！”

这一来老师们也坐不住了，纷纷表态说不用。正相互推让，冷不丁那个“涵涵妈”又蹦出来了：“月饼有些俗，高脂肪、高热量，美女老师们肯定不爱。”吕亚萍见状一喜，忙问：“那您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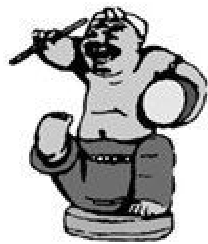
“网上有给老师集资买房的，咱们实际些，就给三位老师在附近租套三室一厅，”“涵涵妈”说，“这样住得近些，方便照顾孩子们。”

群内一下子没声了。

看来这“涵涵妈”不是琳涵妈，是仪涵妈吧？只有开宝马的，才有这么狂的口气。吕亚萍又气又尴尬，忽然想到早上有朋友给她发过一条消息，吕亚萍想了想，把消息也转进了家长群：“下周一，园前封路，车辆不许进，请大家相互转告。”

其实吕亚萍这个朋友是自来水公司的，那条路下周要做个水管维护，这属于内部消息，还没公开通知。她故意将消息内容改得含糊，是想让群友们猜她的职业不一般，社会关系广，要能引起老师的注意，就更好了。吕亚萍还特意提醒“涵涵妈”：“宝马千万别开哦！”

“涵涵妈”马上回了个笑脸：“我可不开宝马，不过园前要封路修水管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也请大家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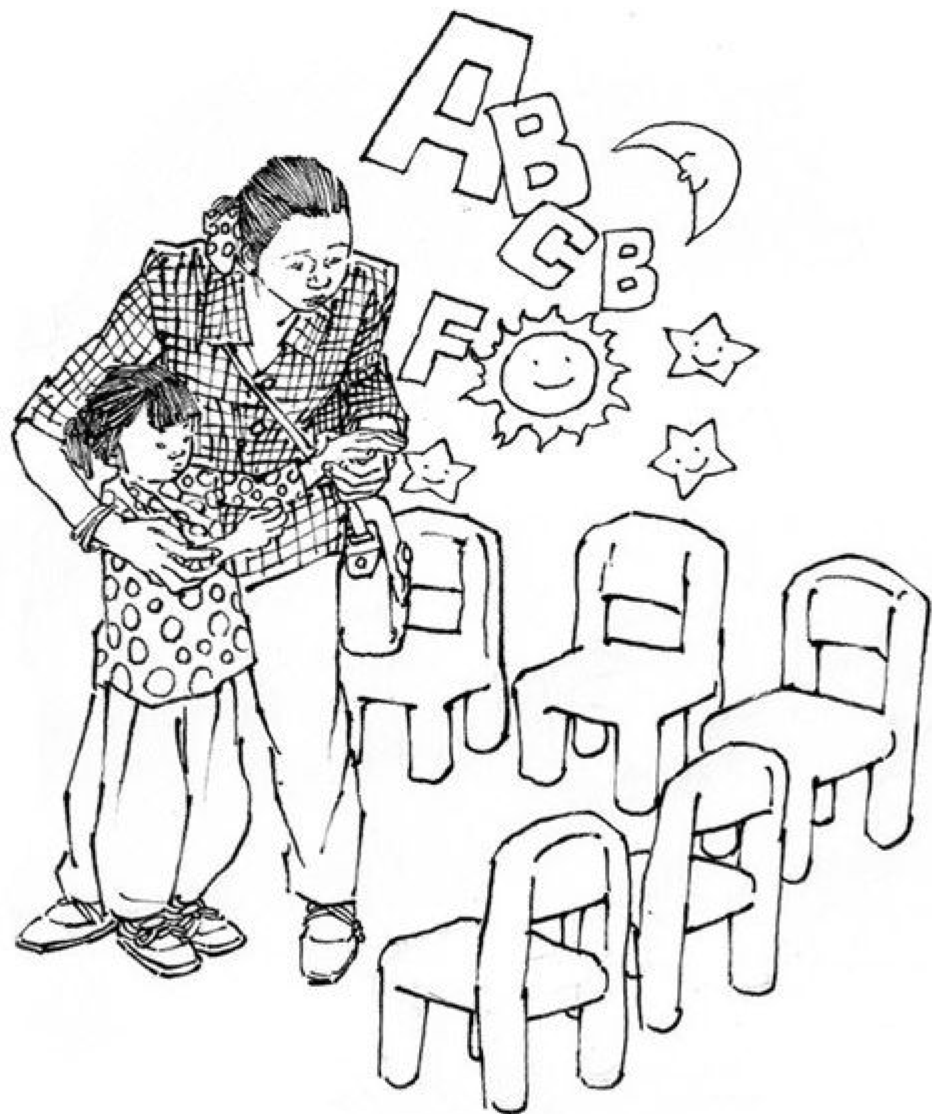


时候多留意。”

吕亚萍傻眼了:这个“涵涵妈”也不是仪涵妈，难道就是梦涵妈?她消息如此灵通，看来背景不一般啊，难怪早上园长也邀她谈事情。要是这样,还真不好贸然“宣战”!

下午放学，吕亚萍去接女儿，见了女儿，她气得不轻，因为女儿手上赫然又多了两道红红的抓痕。

“又是涵涵抓的? ”见女儿点头，吕亚萍再也忍不了了，她在微信群里找到“涵涵妈”:“紫涵的手又被您家孩子抓破了，我得和您谈谈了，我在幼儿园对面的茶舍等您! ”过了一会儿，吕亚萍在茶舍里余怒未消，就见姚老师走了进来，对她说道：“我就是‘涵涵妈’。”



原来，自从有了家长微信群，有的家长会在群里极尽所能地展示自己，以图引起老师的注意，好让老师多关照自家孩子。这一来，很可能形成家长间的攀比。为制止这种现象，姚老师就借着班里叫涵涵的孩子多,在群里装成了“涵涵妈”。一旦群内出现不良苗头，老师不方便出面言说的，她就以“涵涵妈”的名义发表言论，有时能化解不少问题。

“园方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正制定群规呢。很快，我这个‘涵涵妈’就能退群啦,”姚老师笑着说，“对了，紫涵的手怎么了? ”

一旁的紫涵见状,“哇”地哭了：“昨天被蚊子咬的地方，我抓破了，妈妈看到了，就放下手机来陪我，所以今天我自己又抓了……”

吕亚萍脑中“嗡”的一声：是自己沉迷微信,忽略了与孩子交流，逼得女儿不惜自己挠破手，来引起她的关爱。霎时,吕亚萍涨红了脸，心里很不是滋味……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插图：陆小弟）



借运气

□刘建平

早年间，广府城有一个任财主，趁乱世捐了个偏远地界的县官。任财主聘了一个姓高的师爷，选了跟班、装了财货，只等黄道吉日走马上任。

这天，任财主把高师爷叫来，紧锁眉头，说："赴任吉日就在眼前，我还缺一个称意的人，要麻烦你加紧寻找。"

高师爷不明就里，问："还欠什么人，让您愁成这样？"

任财主说："乱世之中，盗贼土匪横行，咱去的县城这么远，保不齐就有危险。我想找一个运气好的人陪我们走，借着他的运气，保护我顺利到任。"

当地的确有这样的风俗，比如秀才考举人，找个福旺的人形影不离，就能沾到好运。

高师爷想，既然任财主想借运气，无非是路上多一个人，也算一种心理安慰。高师爷便说："我有个人选，简直顺风顺水……"

任财主摇头说："我找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人，而是遭遇很多不幸，仍然活蹦乱跳的人。"

高师爷马上派人开始寻找，没几天还真找来一个，名叫梅七。

梅七衣衫褴褛，站到任财主跟前请安，接着说："小的只能说我的倒霉遭遇，权当向老爷诉一回苦……"梅七说，每次自己借骡车拉东西，再小心也会出事故，一次翻车还差点被车子压死，四五次之后没人敢借他车了；夜里赶远路，五次掉进不同的枯井里；平白无故遭过七次雷劈，以为迟早要死，提前挖好了坟地立了石碑，更倒霉的是，石碑也被雷劈坏了……至于平日里张嘴飞进苍蝇、抬头沾到鸟屎、喝水塞牙缝、放屁砸脚跟的倒霉事太多了，不值一提。

任财主听罢大喜，一拍大腿，说："就是你了，跟我赴任去。"

梅七不解："小的这么倒霉，跟老爷去，怕连累了您。"

任财主说："你以为你倒霉，但你屡屡逢凶化吉，这就是运气。准备准备，随我去吧。"一番高论，听得高师爷和梅七频频点头。

到了出发的日子，外面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一行人穿蓑衣戴斗



笠，乘马坐车准时出发。梅七跟任财主坐一辆马车，一路上不离任财主左右。大风大雨持续了三天三夜，马车走得迷失了方向。进山后终于放晴，可又连续高温，热得任财主中暑了，高师爷立马安排住店。荒山野岭之中，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家旅店入住。

到了夜里，大家都因为旅途劳顿呼呼大睡，梅七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自愧没为任财主建立寸功，一路上不是风雨就是高温，还把任财主招病了，自己干什么来了？是给任财主送好运来的呀……

正在这时，梅七听见外面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梅七悄悄起身，扒着窗户往外看，不由出了一身冷汗。月光下，一队人手持利刃，集结在一起，一个头目恶狠狠地低声下令："弄他们个措手不及，趁机抢走他们的金银细软……"

梅七心想：这是进了黑店啊！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任财主，我报答您知遇之恩的时候到了。梅七迅速拍醒任财主和高师爷，急促地说："不好了，咱们进了土匪窝子，他们正准备杀进来呢！"

任财主养了半夜，身体已见好，惊得与高师爷一起跳了起来，顾不上唤醒跟班带上行李，仓皇从后窗蹿出。后院是马厩，梅七扶了任财主上马车，自己驾车狂奔，高师爷骑马随后跟上。

三人一口气跑出很远，夜色中迎面过来一队人马，刀枪剑戟林立，一人警觉地拦住任财主的马车问："为什么这么慌张，跟漏网鱼、丧家犬似的？"

对方也是一帮土匪，来自奶奶山，跟黑店土匪不是一拨人。真是刚出龙潭，又入虎穴，梅七硬着头





皮说："昨夜投宿遇黑店，半夜里有土匪抄刀子准备害人，还好被我们发现，行李也没拿就匆忙逃跑……"

那人听梅七说完，想了想，说道："既然人家听到风声做了准备，我们这次夜袭就算了！你们赶紧回去拿行李吧。"说罢，调转马头走了。

这下，任财主和高师爷都明白了，原来遇到两伙儿土匪对杀，暂时顾不上过路人。

高师爷埋怨梅七，害大家虚惊一场，折腾了半夜。任财主却向着梅七说："这不是挺好嘛！既然旅店的土匪不是冲咱们来的，咱们就踏踏实实地回去取行李。"

三人悄悄地回到旅店，突然一声呼哨，跳出来几十个人，团团围住了他们。看来，黑店土匪把他们当作奶奶山的夜袭土匪了。

梅七急忙大声求饶，黑店土匪停了手，问清怎么回事，松了口气，说："看来他们今天不来了，兄弟们休息吧。把他们三个看住了，明天得空处置。"

被关进屋里后，高师爷急了："老爷，听那土匪头子的语气，明天咱们恐怕活不成了。这一路倒霉不断，你还信梅七能带来好运？"

任财主双手一摊，叹气道："这会儿说什么都晚了……"

没过多久，黑店土匪刚刚睡熟，一队人马突然冲了进来，逢人就砍，见人就杀，很快把黑店土匪给杀光了。不用说，是奶奶山那帮土匪杀了个回马枪。任财主和高师爷明白了，原来这帮土匪是利用他们报信，麻痹黑店土匪，真够狡猾的。

天亮时，屋门被打开了。奶奶山的土匪头子笑着说："你们帮了我一个忙，我饶你们半条生路。五里地之内我不追杀你们，过了五里地要是被我们追上了，就听天由命吧！"

梅七和高师爷扶起任财主，赶紧上车一路飞驰。走了六七里地，后面追来不少骑马的土匪，有人拈弓搭箭射来，利箭"嗖嗖"地从身边飞过，跟班们顿时四散而逃。

梅七疯狂地甩鞭催马，马受惊狂奔，前面突然出现一个悬崖，勒马不及，车一下子冲了出去。梅七眼疾手快，回头从车里拉出任财主，两个人一起往悬崖底下摔去。

任财主扯着梅七，歇斯底里地喊道："这次都要死了……"

只听"哗啦"一声，两人扎进了一堆树叶里。原来，峭壁上有一棵树，不偏不倚接住了他俩。梅七面露笑容，说："我们挂树上了！"



任财主连声赞道："好好好。"谁知他话音未落，"咔嚓"一声，树枝折断，两个人再次往下坠，不久，"轰"的一声落地了。梅七从树杈中钻了出来，只受了些皮外伤，没有大碍；任财主却没能爬起来，峭壁上的树冠掉下来，将任财主压死了。

梅七正在哀号，高师爷已经摆脱了土匪，从山顶上骑马赶了下来，见状也大哭起来。两人在悬崖底下草草埋葬了任财主。

之后，高师爷让梅七坐前面，两个人同乘一匹马往山外走。高师爷埋怨道："老爷一直想借别人的运气，这下借死了。不借，说不定现在活得好好的！"



梅七抹着眼泪，说："是我对不起老爷，对不起大家伙儿，因为贪图过几天好日子，没有说出真相。"

高师爷愣住了，问："你隐瞒了什么真相？"

梅七悔恨地说："其实我每次逢凶化吉，全靠身边人。以前借车车翻，压死了媳妇；夜里掉井，摔死了孩子；雷劈下来，劈死了身边的伙计；那块石碑，也是石匠被当场劈死……我从来没给别人带来过什么好运，有的话也是厄运……"

高师爷好似遭了晴天霹雳，顿时不安地说："你赶紧下马，赶紧下马！咱俩从这里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我可不想沾你的运气……"

梅七自觉地从马上翻下来，挥挥手，说："高师爷，你一路走好。"

这时，远处奶奶山的土匪追了上来，一支冷箭射中高师爷，来了个透心凉。只听高师爷叹了口气，扭头说了最后一句话："梅七，你运气真好……"

（**发稿编辑**：陶云韫）

（**插图**：刘为民）



任财主连声赞道："好好好。"谁知他话音未落，"咔嚓"一声，树枝折断，两个人再次往下坠，不久，"轰"的一声落地了。梅七从树杈中钻了出来，只受了些皮外伤，没有大碍；任财主却没能爬起来，峭壁上的树冠掉下来，将任财主压死了。

梅七正在哀号，高师爷已经摆脱了土匪，从山顶上骑马赶了下来，见状也大哭起来。两人在悬崖底下草草埋葬了任财主。

之后，高师爷让梅七坐前面，两个人同乘一匹马往山外走。高师爷埋怨道："老爷一直想借别人的运气，这下借死了。不借，说不定现在活得好好的！"



梅七抹着眼泪，说："是我对不起老爷，对不起大家伙儿，因为贪图过几天好日子，没有说出真相。"

高师爷愣住了，问："你隐瞒了什么真相？"

梅七悔恨地说："其实我每次逢凶化吉，全靠身边人。以前借车车翻，压死了媳妇；夜里掉井，摔死了孩子；雷劈下来，劈死了身边的伙计；那块石碑，也是石匠被当场劈死……我从来没给别人带来过什么好运，有的话也是厄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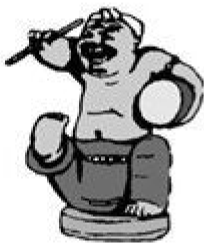
高师爷好似遭了晴天霹雳，顿时不安地说："你赶紧下马，赶紧下马！咱俩从这里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我可不想沾你的运气……"

梅七自觉地从马上翻下来，挥挥手，说："高师爷，你一路走好。"

这时，远处奶奶山的土匪追了上来，一支冷箭射中高师爷，来了个透心凉。只听高师爷叹了口气，扭头说了最后一句话："梅七，你运气真好……"

（**发稿编辑**：陶云韫）

（**插图**：刘为民）



美的一天啊！伦讷想，玛丽娜大概根本不知道她多么富有，只要他表现好，这辈子就衣食无忧了。

第二天早晨，伦讷六点半就起床了。他将胡子刮得精光，用上等男士香水往身上喷了个遍，打好领带，扣上衣领。他决定试着勾引玛丽娜。

伦讷以一个英国侯爵的高雅姿态走下楼，这时，玛丽娜突然向他迎面冲过来。她在睡衣外面随意地套了一件晨袍，头发很蓬乱。“早上好。”玛丽娜闷闷不乐地说道，接着急急忙忙从伦讷身旁穿过去了。

伦讷心神不宁地走进厨房，倒了一杯新煮的咖啡。他想，玛丽娜肯定是还没睡醒。

不一会儿，玛丽娜穿着黑色长衣走进了厨房，她没看伦讷，直接坐了下来，然后将一页纸放到伦讷的碟子前。

伦讷迅速读了一遍那打着官腔的文字，说：“财政局要派一位检查员核定遗产税？”

“内容我已经知道了，”玛丽娜粗暴地说，“现在我恐怕得将一半的遗产交出去，好让国库富起来！”

“这太糟糕了。”伦讷说道，但他的脸上仍然没有表情。伦讷对税务不熟悉，因为他从不纳税。

玛丽娜突然盯着伦讷的眼睛，说：“我在检查员来之前卖掉一些怎么样？这样资产少了，税额也就少了。另外，我也想捉弄一下那些老爷们！”

伦讷脑子飞快地转起来，点点头说：“您得去黑市上卖，要现金。”

“我觉得这主意棒极了，”玛丽娜喜形于色，“您能帮帮我吗？”

伦讷一口答应下来：“我认识人，可以跟他们做这桩生意。”

第二天夜里，伦讷就在别墅后院里往一辆小卡车上装货了，他小心翼翼地放好金立钟、画作、瓷器和小家具，次日一大早，就辞别玛丽娜，驾车远去了。伦讷想，玛丽娜真是盲目地信任他！

税收核查定在两个礼拜之后，伦讷希望，在那之前能卖掉四车货。他认识好几位大商人和古董收藏家，只要货好，他们从不多问，而且出手大方。

伦讷的第一次外出成绩非凡：他带着八万五千马克回到了玛丽娜身边。玛丽娜将这笔钱藏到阁楼上的一个旧衣橱里，她打开一瓶香槟，说：“我无话可说了，您真是个天才！”



伦讷尴尬地笑着，跟她干杯。

“我可以吻您吗？”玛丽娜问道。她抱住伦讷的肩，用嘴唇轻触他的脸颊，温柔地拂过他的嘴。

接下来，伦讷又跑了两趟，进账近二十万马克。查税前的那天晚上，伦讷最后一次装车。

“我要是能熬过明天，就做上三个十字架，然后再外出旅行，”玛丽娜说道，“我希望您将最后这车货卖得的钱留给自己，这份佣金您满意吗？”

“当然满意，您真是太慷慨了。”伦讷低声回答说。接着，他匆匆挥手告别，飞驰而去。可每往前开一公里，伦讷的怒火都会随之升涨，他还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么傻过！玛丽娜的天真使他丧失了理智。在她眼里，他只是一个有用的工具，这最后一车货也许能卖得五万马克，可跟衣橱里的那笔财产相比，只是一笔零花钱而已！

突然，伦讷猛一踩刹车，将车子开到了反方向的车道上。

当伦讷将车停到别墅的大门外时，窗户里已经没有了灯光。他用备用钥匙打开门，走进去，轻手轻脚地从长长的楼梯爬上阁楼。他打开衣橱，钱不在了！伦讷的血涌进了脑袋里，他急忙赶到二楼，歇斯底里地打开玛丽娜的卧室门，翻遍抽屉和橱柜，检查床下……这时，门厅里传来的响声让他恢复了理智。只听人声嘈杂，玛丽娜家来客人了！伦讷只好锁上卧室门，耐心等待。

整座房子内顿时喧哗起来，人们在楼道上奔跑，打开一扇扇门。突然，有两位警官冲进房间来，他们制伏了伦讷，给他戴上了手铐。

当伦讷被带着穿过客厅时，他的目光落在了玛丽娜身上。只见她身穿女佣的服装，被许多人包围在中间。

坐进警车后，一位警官朝伦讷转过身来，说：“朋友，可惜您这次行窃的时间不对，房主人正好今天度假回来了，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女佣被绑在房间里。我们在小卡车里只发现了小部分赃物，老实交代，其余的哪儿去了？”

（**推荐者**：离萧夭）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豆　薇）

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

吕　佳：lujia411@126.com

丁娴瑶：dingxianyao@126.com

陶云韫：taoyunyun1101@163.com

曹晴雯：caoqingwen0228@126.com



在横山鬼母坟的东侧，有一块平坦而光滑的巨石，当地人称之为打假石。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打假石的传说

□忍者文身

清朝光绪年间，东北有贾氏兄弟二人，为避兵事逃亡到滦州。他们在当地游荡了多日，最后在北关村东边一个破庙里落下脚来。

兄长贾良，个矮偏瘦，见人先笑后说话；兄弟贾力，身高体壮，不爱笑也不说话——是个哑巴。兄弟两人以卖肉包子为生，每日三更天就开始剁肉馅儿，忙乎到天刚透亮，每人一条扁担、两大摞笼屉，挑进城里去卖。他们的包子不仅皮薄馅儿大，价格便宜，最主要的是那味道鲜美无比，很快便誉满滦州。

贾氏兄弟初来乍到，很会与周边的乡邻联络感情。那几年，天灾人祸，兵荒马乱，滦州境内时常死人。贾良只要听到消息，不管生意有多忙，也一定要让贾力前去帮忙。贾力虽然不会说话，但干活实在，不惜力气，每次都跟着把死者入土下葬，方肯离去。有些丧主要给他酬劳，他也从不接受。

一年以后，北关村东街有个嗜赌如命的赌徒，先是气走了老婆，后又输掉房子，唯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儿小香也被他当作赌资抵债。小香一时想不开，悬梁自尽了。赌徒抚尸痛哭，亲友们深恶他平日的品行，无人理睬。后来还是贾良听说





后，让贾力去帮赌徒操办了简单的葬礼。赌徒和贾力在横山鬼母坟周边找了个地方，挖了个深坑，然后用席子卷了小香的尸体就给埋了。

当晚子时，雷声滚滚，风雨大作，整整闹腾了两个多时辰。次日天明，有起早上横山采药的人发现，小香的坟墓被人挖开了，尸体横放在墓坑旁边，而哑巴贾力却被埋在坑内，只有头和一只手臂露在外面，面目扭曲，极其恐怖……不难判断：昨晚，是贾力将小香的尸体挖出来的，待他自己要从坑里爬出时，因为风雨过猛，上边的泥土塌下来，将他埋在了坑内。可贾力把小香的尸体挖出来做什么呢？

贾良闻讯，跌跌撞撞地赶来。他上前就抽了死贾力一顿耳光，嘴里骂道："不争气的东西！"人们用力将贾良拽开，他这才平静下来，说："也怪我呀！小弟二十好几了，想女人啊！他早就对小香有那个意思，我就说他，你一个哑巴怎么敢高攀呢？可没想到，人家死了，他竟趁我不注意，半夜三更跑出来，干出这种丑事哟……"

在场的人都有些心酸：兄弟俩大老远从东北过来，人生地不熟，不容易呀！况且，他们平日对乡亲们又那么热心……大家感叹着，就七手八脚地把贾力的尸体抠出来，帮着贾良运回破庙，还说要帮他操办丧事，但贾良严词拒绝，说兄弟死得不光彩，就不劳大家费心了。人们只好说着宽心话，各自走了。

众人走后，贾良紧闭院门，抱住兄弟的尸首号啕大哭，一直哭到日落西山，闻者无不动容。后来，渐渐没了声息，大家伙儿很不放心，怕贾良悲伤过度出了意外，便派一个年轻后生翻墙进去打探。那后生跳进贾家的院子，直接凑到窗前往里察看。这一看不得了，直吓得他血液倒流、魂飞天外：贾良正手舞尖刀，削刮贾力尸体上的皮肉！那后生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扭头撒腿就跑，也不知怎么跳出的院墙，哆哆嗦嗦将情况告诉了大家。听者无不惊骇！其中有位老者，认为此事并不简单，一面叫人悄悄盯住贾良，一面组织青壮劳力将新近筑起的几个坟丘全部扒开，结果又令人大吃一惊：所有墓穴都是空的，竟然没有一具尸体！

此时天已透亮，老者为首，率领众人进城，将案情禀报了滦州衙门。知州立即命捕快将贾良捉拿归案，连同贾力的一盆血肉也一并端来。人证物证俱在，贾良无法抵赖，



便将实情一一招来。众人这才明白：当初贾力到处帮忙埋人，原是为了探路，等到晚上再把尸体偷出来，背回家里刮肉。也就是说，贾氏包子的馅儿都是死人肉做的！

滦州城有几户人家没吃过贾氏包子的？大家都恨死了贾氏兄弟，尤其痛恨贾良，他不仅用别人家的死人肉做包子馅儿，连自己的亲兄弟也不放过，简直禽兽不如！百姓们向知州请愿：速将贾良剜眼摘心，剥皮抽筋，千刀万剐……知州听大家讲完，不紧不慢地说：“尔等少安毋躁，贾家兄弟做人肉馅儿的包子也是迫于生计，其实并无害人之心。至于怎样处置贾良，本知州自有安排。”于是，贾良被关押起来，不打不罚，每日以美食相待，还有烧酒。一个多月后，贾良竟在牢里日渐肥胖起来。

这天，知州终于提审了贾良，问他：“这些日子在牢中过得怎样？”

贾良回道：“多谢知州大人恩典！”

知州又问：“包子的味道如何？”

贾良一愣，想起近日总以肉包子为主食，便答：“味道不错。”

知州点头道：“不错就好。我忘了告诉你，那包子馅儿是用你兄弟贾力的肉剁成的，我这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贾良两眼一翻就昏死过去。醒来以后，他又哭又笑，又蹦又跳，一下子就疯了。知州一看这情况，也只有把他放了。

可那些被做成包子馅儿的死者的家人，却出不了这口恶气，他们聚到一起一商量，就在一天晚上将贾良弄到横山的乱坟地里，摁着他分别给那些空坟磕头，然后，将他拖到鬼母坟东侧一块平坦而光滑的巨石上，一顿拳打脚踢，贾良就被活生生地打死了。知州得到消息后，也晓得贾良激起的民愤极大，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事便不了了之了。

因为贾良被打死在那块巨石上，人们就称其为“打贾石”。

后来，大家对在食品中掺假者深恶痛绝，一旦查获，便将造假者带到打贾石处，报以一顿毒打，让他吸取教训。别的行业有造假者，也被人带到打贾石处接受教训，人们就把“打贾石”改作“打假石”了。一时间，滦州地面竟无假货。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陈明贵）



“争执不下”与“礼让不迭”

顺治年间，尚可喜获封“平南王”，皇太后特赐了一件薰貂领花绸锦袍，表彰尚母的养育之功。

可是，尚可喜为二房所生、大房所养，锦袍到底给哪位母亲呢？就在他左右为难时，两位母亲已听到风声，不请自到。只听生母说：“儿子是我亲生的，锦袍当然要归我！”可养母说：“我可养育了他十几年，难道不该得到锦袍吗？”

尚可喜不能也不敢得罪其中任何一位，经过一番思考，他说：“锦袍只有一件，孩儿也不知道该给谁，我能想到的，就只有退还锦袍并说明原因了。”



见两位母亲都不说话，尚可喜就叫来幕僚草拟奏章。幕僚憨厚，据实上奏，交代完家庭背景，就说生母、养母对锦袍“争执不下”，无奈只好送还。尚可喜看了皱眉说：“如果皇太后知晓我两位母亲为锦袍‘争执不下’，会作何感想？”思虑片刻后，他将“争执不下”改成了“礼让不迭”。

这一化丑为美的改动，效果非凡。皇太后看过奏章说：“两位母亲如此贤德，难怪尚可喜能出人头地！”于是她又赐了一件锦袍。

要平息两位母亲的纷争，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有一件锦袍。尚可喜借退还之名，行索求之实，改“争执不下”为“礼让不迭”，变家丑为母德，终使难题迎刃而解。

（**作者**：宋桂奇；**推荐者**：周继红）

真正的陷阱

早年，三叔在深山中做守林员。那时山里野味非常多，他偶尔会抓一些小动物给自己打打牙祭。

三叔说，除了小动物，他还抓住过体形很大的野猪。有段时间，野猪经常把房子的篱笆拱得七零八落，他便琢磨着给野猪一点厉害瞧瞧。野猪一般重达几十斤，甚至上百斤，还具备很强的攻击性，想要抓住它们很难，三叔便在房子周围挖了陷阱。野猪很聪明，似乎看穿了三叔的“招



数”，总能巧妙地避开。后来，三叔想了一个妙招，接连成功地捕获了几头野猪。那之后，野猪再也不敢来“冒犯”了。

我忙问：“是什么妙招呢？”

三叔清清嗓子，笑着说：“我在大陷阱旁边又挖了一个小陷阱，正是那个小陷阱捕到了野猪。野猪看出大陷阱之后，放心地继续往前走，一不留神就掉进了紧挨着的小陷阱中。”

“就这么简单？”

三叔摇了摇头，轻声说：“简单吗？一点都不简单啊！”

时隔多年，再次想起三叔的话，我早已有了不同的认识和感受。的确，大的陷阱容易识别，而真正危险的却是暗藏的小陷阱。

（**作者**：张君燕；**推荐者**：离萧天）

机智圆场破僵局

清朝末年，陈树屏任湖北江夏知县，张之洞则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和陈树屏关系还算不错，但和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关系却不太融洽。

有一天，张之洞和谭继洵等人在长江边的黄鹤楼举办公宴，当地大小官员都在。席上，有人谈到了江面的宽窄问题，谭继洵说有五里三分宽，并说曾在某本书中读到过，其实只不过是随口吹牛。张之洞听后挑刺说：“这不对，我也在书上读到过，应是七里三分宽。”

面对张之洞的挑刺，谭继洵心中自然有数，他岂能轻易认输？于是一个坚持“五里三分”，一个坚持“七里三分”，两人就这样相持不下。最后，张之洞就暗中派人把陈树屏叫了过来，他自恃和陈树屏的关系还不错，陈树屏应该会帮自己。陈树屏到了以后，张之洞和谭继洵几乎同时问：“你管理江夏县事，汉水在你的管辖境内，这江面到底是七里三分宽还是五里三分宽？”

陈树屏知道他俩不和，现在他们这样问，该说哪个对呢？他稍一沉吟，然后笑着说：“江面水涨时七里三分宽，水落时便是五里三分宽，你们一个指的是涨水，一个指的是退水，都没有说错呀！”

张之洞和谭继洵都知道自己只是在信口胡说，听了陈树屏这个有趣的圆场，两人情不自禁地抚掌大笑，一场僵局就此化解。

（**作者**：陈亦权；**推荐者**：滨　海）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本篇改编自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夏树静子的小说。

悬崖上的呼救声



□［日］夏树静子

初次见面

泷田是个记者，八月末的一天，他在就职的报社遇见了麻衣子，并在交谈中得知，麻衣子的丈夫西川是自己的高中同学。泷田记得，高中时他与西川并不亲近，西川在艺术上很有天赋，早早通过了艺术大学雕塑系的考试，人也非常高傲，脸上总有一种优越感。

不过麻衣子说，五年前西川因为一场车祸眼睛受了伤，虽然没有大问题，但他的精神垮了，一直自怨自艾。聊到这些，麻衣子有些低落，她忽然对泷田说："不知您能否光临寒舍，我丈夫看见您，说不定能再次焕发出创作的热情呢！"

泷田接受了麻衣子的邀请，在一个周六，驾车去了西川家。

西川家在芥屋大门，相当偏僻。那里靠近大海，附近一片寂静，倒是适合搞艺术创作。

麻衣子在路口迎接，两人再一路走去家里。路过一处悬崖时，麻衣子突然高声说："在那上面一站，美景可尽收眼底哦！"

泷田这才注意到那座悬崖，像一根巨大的柱子，底部经受着海浪的冲刷，顶端直指蓝天。



等走过长长的坡道，就见西川在门口迎接。他看上去非常落魄，头发稀疏，失去了曾经的自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沮丧和无力。

走进大门，便是起居室兼西川的雕塑室，中间有一把藤椅，周围摆放着各种未成形的黏土块。雕塑室的对面是个浴室，朝海的方向开了一扇大窗，窗下面是岩石，再往下几米，就是海浪了。

泷田和西川简单寒暄了几句，麻衣子对泷田说："今晚请睡在我们家吧。"她说话的语气，比那天他们在报社见面时要亲切得多。

晚饭后，三人在雕塑室里闲聊。月亮渐渐升到半空，谈话声也停止了，西川躺在藤椅上闭目养神。泷田看看手表，已经九点半了，四周一片寂静，可以听到海浪冲击岩石的声音。这时，泷田发现麻衣子悄悄出了门，他不由得胡思乱想起来，于是也轻轻走出房门，他没有惊动西川，悄悄跟着麻衣子走上了坡道。不一会儿，泷田就看到麻衣子和一个男子一前一后走着，男子伸出手想抱麻衣子，却被麻衣子挣脱了。男子又追上去，抚摸麻衣子的头发，这次麻衣子没有拒绝。两人又聊了一会儿，便分别了。

麻衣子和男子的关系，看上去昭然若揭，而西川仍然躺在藤椅上，对妻子身上发生的事情浑然不知。泷田为此有些伤心。第二天一早，他不顾挽留，便告辞离开了。

再次拜访

两个星期后，泷田去外面吃午饭，看到一个男子从猎枪店里出来，竟是那夜和麻衣子在一起的人。等男子走远后，泷田走进猎枪店，问老板："刚才出去的那个男人，常来这里吗？"

"草下君吗？"老板说，"他人不错，住在芥屋大门的一幢别墅里，原来是东京人，半年前为了治疗哮喘才去那里的……"

等泷田回到报社，麻衣子就打来电话，说西川在见到他之后，激起了对工作的热情，她希望泷田能多同西川见见面，鼓励他。电话里的麻衣子像是一位贤妻，可事实并非如此，她这样子让泷田感到很不舒服。泷田当即决定，再一次拜访西川家。

这天下着雨，泷田到西川家时，已经过了晚上八点。麻衣子立刻出来迎接，可雕塑室里，却不见西川的身影。

见西川不在，泷田突然质问麻



衣子："这样的生活，您今后还准备过下去吗？您看上去是在为丈夫做牺牲，实际上却背叛了他。我看到您和那个姓草下的男子……"

"不，泷田君，您要相信我，我和草下什么关系也没有。"麻衣子很激动，嘴唇颤抖得厉害。

见麻衣子这副神色，泷田鬼使神差地点点头。麻衣子舒了一口气，说："泷田君，这种日子马上就会结束的，到时我就自由了！"

正在这时，西川回来了。他看到泷田很兴奋，拉着他小酌了几杯。外面风不停地刮着，大雨瓢泼，海浪也变大了。

大概九点刚过，西川慢吞吞地站起身来，说："失陪啦，我得去洗个澡。"说完，他就进了浴室。

这时，泷田发现麻衣子又没了影踪，他猜想，难道她又趁着自己和西川聊天的机会出去找草下了？他有一种被人戏耍了的感觉。

突然，泷田听到从悬崖的方向传来女人尖厉的呼叫声，先是"救命""快来人"，接着是"啊"的一声惨叫，后来似乎是有东西落水的声音。这时候，西川也打开了浴室的门，他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湿淋淋的，连条浴巾也没有裹。

泷田有些慌乱，说："难道是麻衣子？我去看看情况。"

"那就拜托您了，我马上就去。"西川此时还光着身子呢。

泷田走过坡道，穿过一片树林，又沿小路走了几百米，终于来到悬崖上。途中没有遇见任何人，悬崖上也不见人影。走到悬崖边缘时，他向下一看，不禁头晕目眩：二十多米高的悬崖，高高耸立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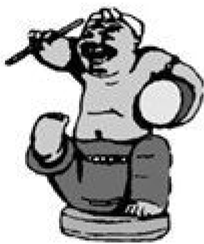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泷田环视四周，突然看到一只黄色女式橡胶凉鞋，上面还有一些血迹，这十有八九是麻衣子的。

快十点时，一位中年警官急匆匆赶了过来，与此同时西川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当西川看到那只凉鞋时，一下子瘫倒在地。

在从西川家向西大约一百米的海岸边，麻衣子的尸体被发现了。一把大号水果刀从背后刺中她的心脏，惨不忍睹。推定的死亡时间是夜里九点至十点，西川和泷田同时听到惨叫声是在九点三十分左右。

这明显是一起谋杀案，麻衣子是在悬崖上被刺死后推入海里的。

西川痛苦地说，半年前，麻衣子和他相互作为受益人，办理了一千万日元的人寿保险，他原来是为了麻衣子在自己死后的生活着想，麻衣子也曾有过相似的想法。



想起这些，西川又哭了起来。

接着，泷田向警方讲述了麻衣子和草下曾经见面的事，但警方通过调查发现，草下在案发当晚一直待在自家别墅里，有仆人和他的主治医生作证。同时，西川和泷田可以为彼此作证，麻衣子遇害时他俩都在家中。案件由此陷入了僵局。

意外谋杀

泷田对麻衣子的死一直耿耿于怀，这天他又特意找到草下，说必须弄清楚草下和麻衣子的关系。

草下对怒气冲冲的泷田很是惧怕，他脸色苍白，就像大病未愈一样。泷田拽着他来到悬崖边，质问道："为什么要杀死麻衣子？"

草下却说："我没杀人！我有恐高症，怎么会在悬崖上杀人？"草下惊恐的表情不像是装出来的。

泷田问："那么你和麻衣子是什么关系？"

"就是普通朋友。她听说我从东京来以后，向我打听东京的情况，说她的姐姐也在那儿，将来还要搬过去。"草下回答道。

泷田相信了草下，并特意去东京见了麻衣子的姐姐佳代子。他不好意思地问："除了西川君，麻衣子是否还同谁有过亲密关系？"

佳代子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

"那您认为，麻衣子同西川的生活，是从心里感到满意吗？"

"应该说她也相信是满意的。她发过誓，为了西川，什么样的事都干，什么样的生活都过。"

原来，那场让西川受伤的车祸，是麻衣子开的车。西川受到了打击，但麻衣子受到的打击更大，她认为是自己造成了那场车祸。佳代子说："这之前，麻衣子性格开朗，很擅长体育运动，高中时还是游泳选手，特别擅长跳水。"

泷田惊呆了！他又去了一趟西川家，只见西川仍然躺在那张藤椅上，看到泷田，似乎吃了一惊。





泷田开门见山，质问西川为何要杀害麻衣子。西川却说："麻衣子死的时候，就是惨叫声传来的时候，你我不是在一起吗？"

"确实，惨叫声发出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可是麻衣子被杀，并不是在惨叫声发出的时候。从你家到悬崖上，我只用了十五分钟不到，你却用了将近半小时。如果你真的担心麻衣子的安全，肯定会立即穿上衣服赶过去的吧？"

这时，西川已经有些垂头丧气了。他说："这个家里的生活，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想去东京重整旗鼓，但是这些都需要钱……"

半年前，西川和麻衣子互为受益人，办理了一千万日元的人寿保险。同时，麻衣子开始接近草下，将草下卷进来，就是要让人知道他和麻衣子接触过，麻衣子有可能是被他杀害的，但即使他一时涉嫌，也终究会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开释的。而让泷田来家里拜访，也是为了让他替西川做不在场证明。

按照计划，麻衣子一个人去悬崖，先将鞋子弄上血迹，随即发出惨叫，纵身跳进海里。那时，西川以洗澡为由，让泷田先去看情况。其间，麻衣子就从悬崖下游回家。她是跳水选手，自然不在话下。之后麻衣子会去东京，那样的大都市，什么人都能够混迹其中。西川拿到保险金后，等处理完事务，也上东京去。从此，麻衣子就改名换姓，与西川一起再开始新的生活。

西川本来没打算杀死麻衣子，可麻衣子在同泷田见面之后，开始变了。事情发生的前夕，麻衣子突然向西川告别，说："一切按计划进行。保险金归你所有，请你以此为资本，再次扬帆出发，至于我，请连同过去的生活一起忘了吧。让我一个人迈出新的人生步伐吧！"

麻衣子心中有了另一个男人，就是泷田，这是西川绝不能接受的。于是那天晚上，在得知麻衣子不可能回心转意时，西川便握紧了手里的水果刀，刺向了麻衣子……

交代完这一切，西川瞪着泷田，接着又笑起来，说："我不允许麻衣子被别的男人夺走，可是我忘了，这种缺少了麻衣子的生活，我是怎么也过不下去的。"说着，他端起了面前的酒，只见有白色的粉末在酒中溶解。泷田想阻止时，西川已经一饮而尽了……

（**翻译**：杨　军；**改编**：李永来）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插图**：佐　夫）





拆庙

□徐涛

重修小庙

秋根是一个老捕快，在县衙门供职多年。时值清朝末年，秋根满六十岁那年，恰逢武昌起义，衙门树倒猢狲散，秋根也只好回到老家。

秋根的老家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镇上有几十户人家。小镇中心，有一株参天古树，古树旁伫立着一座灰砖小庙，由于长年无人管理，小庙变得破败不堪。

这日，秋根饭后闲逛，信步来到破庙前，看见一个女子带着女儿在香案前摆上供果香烛，燃香祷告。秋根认识这个女子，她是一个年轻的寡妇，不久前，丈夫乘船去做生意，不幸船翻溺亡，丢下她和女儿，守着一个杂货铺相依度日。

秋根不想惊扰母女俩，正要继续往前走，迎面却见一个肩挂包袱的男子埋头走来。这个男子身材壮实，目光阴沉，一时间，秋根觉得此人好面熟，想了一会儿，他想起来了，此人叫屠三。屠三本是小镇人，很早就离开镇子出去闯荡，如今却回来了。屠三经过小庙时，看到了烧香的母女俩，阴沉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寡妇。秋根见状，不由得皱起眉头……

几日后，天气酷热，镇上的人



都来到古树下纳凉，秋根也来了，还领着一个工匠，在小庙内指指点点。一个邻居问："秋根，你干啥呢？想拆破庙的砖去卖钱？"

秋根郑重地说："我认识一位高僧，高僧曾对我说，咱们镇上这座小庙是非常有灵气的古庙，庙里的神灵神通广大，善恶必报。高僧嘱托我，回乡以后一定要修整古庙，只是所需银两我一家难以负担，想请邻居们都来帮衬一点。"

古树下坐着两个老汉，一个叫秋老贵，一个叫秋大福。此时秋老贵闻言，"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小破庙，有什么神灵？你在衙门里吃外快吃惯了，回来没辙了，想琢磨个法子骗大伙儿的钱吧？"秋大福也帮腔："兔子不吃窝边草，想钱也不能打乡亲的主意啊！"

秋根怒道："你们说我不要紧，不能亵渎古庙神灵，会有报应的！"

秋老贵拍拍屁股站起来："报应？好哇，若真有报应，我卖裤子也给你捐钱。"他说罢摇着蒲扇走了。

不一会儿，秋老贵又满脸堆笑地回来了，对秋根说："你猜我干啥去了？我往龙眼井里撒了一大泡尿。你不是说神灵善恶必报吗？我倒要看看他给我什么报应！"

邻居们闻言都惊愕地"啊"了一声。龙眼井是一口活水井，清澈见底，老一辈说这口井是龙的眼睛。秋根愤慨地说："你这样做太缺德了，必遭报应！"秋老贵却面无愧色，扬长而去。

报应来了

过了几天，秋老贵沿着镇子招摇而过，走到秋根家门口，扯着嗓子高叫："秋根，你给我的报应呢？"秋根在家里没吭声。左邻右舍都走出来看热闹，这时候，秋大福也来了，当着众人的面，眉飞色舞地对秋老贵说："什么报应，扯淡！对了，我刚把秋婆婆的狗抓到我家去了，关在狗笼里先养着，养肥了炖狗肉火锅，咱俩喝酒。"两人乐得"哈哈"大笑。

邻居们听了都"呸"了一声。秋婆婆是个孤寡老人，几年前眼睛看不见了，幸好养了一只通人性的狗，拾柴挑水都是狗领着，失去这只狗，秋婆婆只有饿死！

就在这天深夜，万籁俱寂的镇子里突然传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人们在睡梦中被惊醒了，仔细一听，惨叫的正是秋老贵。天刚亮，人们见镇上的郎中从秋老贵家里出来，忙围上去问怎么回事。郎中说：



都来到古树下纳凉，秋根也来了，还领着一个工匠，在小庙内指指点点。一个邻居问：“秋根，你干啥呢？想拆破庙的砖去卖钱？”

秋根郑重地说：“我认识一位高僧，高僧曾对我说，咱们镇上这座小庙是非常有灵气的古庙，庙里的神灵神通广大，善恶必报。高僧嘱托我，回乡以后一定要修整古庙，只是所需银两我一家难以负担，想请邻居们都来帮衬一点。”

古树下坐着两个老汉，一个叫秋老贵，一个叫秋大福。此时秋老贵闻言，“哈哈”大笑起来：“一个小破庙，有什么神灵？你在衙门里吃外快吃惯了，回来没辙了，想琢磨个法子骗大伙儿的钱吧？”秋大福也帮腔：“兔子不吃窝边草，想钱也不能打乡亲的主意啊！”

秋根怒道：“你们说我不要紧，不能亵渎古庙神灵，会有报应的！”

秋老贵拍拍屁股站起来：“报应？好哇，若真有报应，我卖裤子也给你捐钱。”他说罢摇着蒲扇走了。

不一会儿，秋老贵又满脸堆笑地回来了，对秋根说：“你猜我干啥去了？我往龙眼井里撒了一大泡尿。你不是说神灵善恶必报吗？我倒要看看他给我什么报应！”

邻居们闻言都惊愕地“啊”了一声。龙眼井是一口活水井，清澈见底，老一辈说这口井是龙的眼睛。秋根愤慨地说：“你这样做太缺德了，必遭报应！”秋老贵却面无愧色，扬长而去。

报应来了

过了几天，秋老贵沿着镇子招摇而过，走到秋根家门口，扯着嗓子高叫：“秋根，你给我的报应呢？”秋根在家里没吭声。左邻右舍都走出来看热闹，这时候，秋大福也来了，当着众人的面，眉飞色舞地对秋老贵说：“什么报应，扯淡！对了，我刚把秋婆婆的狗抓到我家去了，关在狗笼里先养着，养肥了炖狗肉火锅，咱俩喝酒。”两人乐得“哈哈”大笑。

邻居们听了都“呸”了一声。秋婆婆是个孤寡老人，几年前眼睛看不见了，幸好养了一只通人性的狗，拾柴挑水都是狗领着，失去这只狗，秋婆婆只有饿死！

就在这天深夜，万籁俱寂的镇子里突然传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人们在睡梦中被惊醒了，仔细一听，惨叫的正是秋老贵。天刚亮，人们见镇上的郎中从秋老贵家里出来，忙围上去问怎么回事。郎中说：



正是中秋节，小镇上的人几乎都来了。文源站在小庙门口，大声说："大家听着，我要向诸位揭穿一个惊天秘密！"接着文源就把他爹和秋根、秋大福演戏的事全盘说出，最后说："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灵报应，只有装神弄鬼的人！"大家面面相觑，惊讶道："原来是假的，害得我们白出了修庙的钱！"

文源余恨未消，他又来到秋根家。秋根病了，正躺在床上，文源虎着脸说："旧衙门你混不下去了，回来了不思悔过，反而编造出什么神灵愚弄乡亲！"秋根正要开口，文源接着说："告诉你，我今天当着全镇老老少少的面，揭穿了你演戏的事！明天我就去拆了那座庙，卖了砖瓦木料，还乡亲们捐助的钱。"

秋根闻言犹如五雷轰顶，他挣扎着起身，朝文源大吼一声："让开，我没工夫跟你废话！"他拿起门边一根木棍，脚步踉跄地往外跑。

秋根往寡妇的杂货铺跑去，他跑得气喘吁吁，但脚步毫不停歇。离杂货铺不远了，突然，秋根听到一声惨叫，只见寡妇的女儿面无血色地跑出来，撕心裂肺地喊道："来人啊，屠三把我娘杀了！"

天理王法

秋根一个激灵，加快了脚步，远远望见了杂货铺，只见屠三拎着一个布包，若无其事地从铺子里走出来。他身上溅着点点血滴，就在刚才，他残忍地奸杀了寡妇，还将银两首饰劫掠一空。

秋根挥起木棍，大喊一声："站住！"

屠三斜了秋根一眼，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小镇上大都是老弱妇幼，在他这个亡命之徒眼中，不过是一些蚂蚁，他想掐死谁就掐死谁。他没有理睬秋根，只望着前面说："小兔崽子跑得真快！"他要去追赶小姑娘，斩草除根！

屠三是什么人？他是一个被通缉的逃犯。当年，他离开小镇后入伙做了强盗，秋根当捕快时也参与过缉捕，但屠三心狠手辣，行踪诡秘，缉捕他谈何容易？后来世道动乱，屠三认为乱世之中，哪还有人理他的事，于是堂而皇之露面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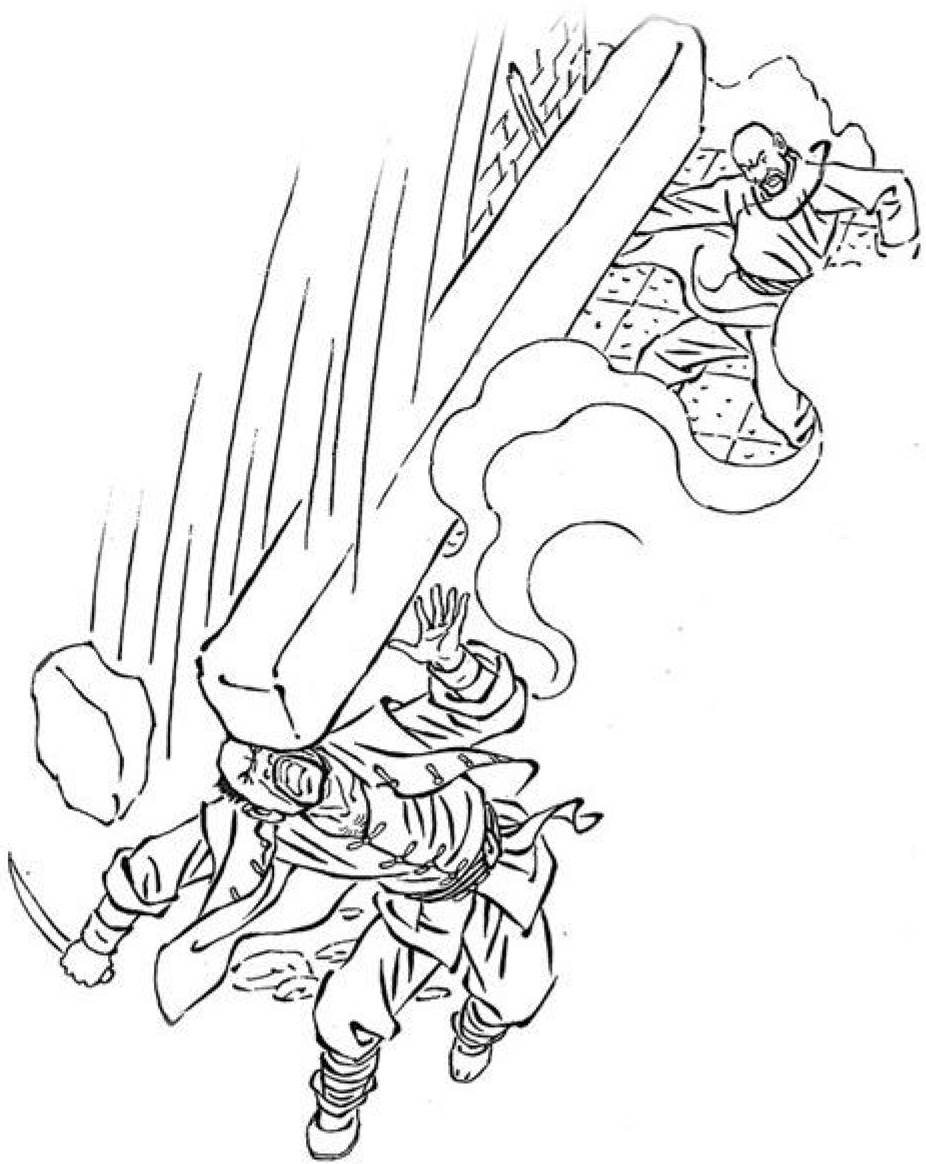
回到小镇，年轻貌美的寡妇就成了屠三眼中的猎物，正准备劫色劫财，却看到古庙活灵活现的报应，他有所畏惧，迟疑着不敢动手。谁知后来，文源当众揭穿了"报应"的秘密，屠三在场也听到了，他乐



得对天狂笑三声。

屠三转身回家，就别上一把尖刀，直奔寡妇住处，进门就拖住寡妇。寡妇以命相拼，屠三二话不说，掏出刀子，奸杀了寡妇。寡妇的女儿往外逃命，本能地向小庙方向跑。

小姑娘跑进了小庙，她经常跟着娘在庙里烧香，知道香案后面有一个隐蔽的小洞，就从小洞钻了出去。屠三远远看见小姑娘跑进小庙，快步追赶过来，却没有见到人，他一边吼着“出来”，一边四处乱打乱砸。终于，屠三发现了那个隐蔽的小洞，但钻不过去，狂怒中，他回过身，掀起沉重的香火台，狠命向后墙上的小洞推过去。



只听得“哗啦”一声，小庙的后墙垮了，一块青石条从天而降，重重砸在屠三头上，屠三的身子瘫软下去，紧接着，庙顶上一根脊木断裂了，掉了下来，尖如利刃的木齿插进了屠三腿中。

此时秋根赶到了，他举起木棍，狠狠地打在屠三的膝盖上，屠三像狗一样蜷缩在地上。

秋根说：“你犯的案，几个脑袋也不够砍，可惜，我没有官府文书，不能对你用刑！不过，你的双腿已经废了，以后只能像狗一样在地上爬了！”

这时候，文源也赶过来了，他惊讶地瞪着眼睛，秋根对他说：“你爹说的不假，所谓报应是我们合演的一出戏。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王法如同废纸，拿什么来威慑不法之徒，保护乡亲？唯有让一些不法之徒相信：头顶三尺有神灵，做了坏事必遭报应，他们才不敢胡作非为、残害无辜！”

文源听罢，低头沉思起来……

（发稿编辑：吕　佳）

（题图、插图：刘为民）





三个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三种蹲守风格，展现的是最真实的人性和最深沉的情感……

除夕前的蹲守

□ 童树梅

快要过年了，派出所却比平时更忙碌。小陈是个新警察，正忙得不可开交，老汪说："小陈，把手头的事暂时丢一丢，跟我蹲守去。"

老汪是个老警察了，平时话不多，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派出所上上下下对他都相当敬重。因为他没有一点架子，辖区百姓见了，也都亲热地叫他老汪，弄得老汪像个社区大妈似的。老汪这副样子跟小陈心目中的警察形象可不太一样，他觉得警察就应该是铁血战警那种的，哪能这样"蔫"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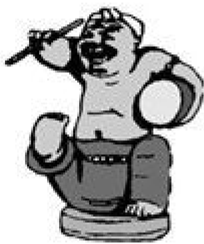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见老汪叫自个儿，小陈忙答应了一声，他知道辖区里有三个在逃的犯罪嫌疑人，重大节日到来时这三人都是需要重点监控的对象。可现在离过年还有好几天呢，小陈便说："老汪，现在蹲守未免早了点吧？"

老汪头也不回地说："不早，刚刚好。一般来说过节时他们会偷偷溜回来探亲，可现在他们越来越精了，有时偏不在过节时回来，而是选在节前或节后，所以我们要早做准备。"

小陈听了不以为然，这不是守株待兔、下笨功夫吗？可他心里这么想，脚步还是跟了上去。

两人去的第一家是梁奶奶家。





梁奶奶只有一个亲人，就是她的孙子，祖孙俩相依为命，一年前孙子酒后打架，把人打伤后跑了，至今未归。见老汪就这么明晃晃地直奔梁奶奶家，小陈忍不住说道："老汪，咱不是蹲守吗？现在这么招摇岂不打草惊蛇？"

老汪只简单说了一句话："他家不用蹲守。"

到了梁奶奶家，老汪二话不说，就领着小陈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擦玻璃、拖地、归置东西……梁奶奶在一旁不停地感谢。忙了好一阵后再看，嗬，原来杂乱的家顿时变了样，窗明几净、整整齐齐。临了老汪又掏出一个红包递给梁奶奶，说："梁奶奶，如果小梁回来您一定要劝劝他，千万不要让他跑了，他罪行不重，在外面流浪哪天才是个头？您年纪也大了，他怎么就忍心抛下您呢……"

梁奶奶一听直抹眼泪，说："谁说不是呢？等我见着了一定劝他！老汪，你心真好，都不知帮我多少次了。"

等出了梁奶奶家，天都黑了。小陈说："老汪，我懂了，你这叫攻心战术，是不是？"

老汪一笑，说："就算是吧。我只是希望给小梁一个投案自首的机会，毕竟他还小，罪又不重。"

小陈心里却又不以为然，小梁就他奶奶一个亲人，几乎可以断定，他会在过节时潜回来，逮住他咱就可以立功了，搞什么攻心战术嘛，软绵绵的，一点力道也没有。

谁知第二天一早，在梁奶奶的陪同下，小梁真的来自首了。

警察问小梁为什么肯自首，小梁低着头说："因为老汪。昨夜我偷偷回来了，一见面奶奶就告诉我，我在外一年多来，老汪几乎每个周末都去照顾她，还自掏腰包资助她，我再不自首还是个人吗？我现在只想早点服完刑出来好服侍奶奶，再不尽孝就没有时间了。我还要感谢老汪，老汪是个好人。"

小陈在一旁听着，偷偷瞟了一眼老汪，老汪笑眯眯的，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小陈突然发现，貌不出众的老汪还蛮有一手的！

下午，老汪又叫上小陈，脸色严肃地说："换上便衣，带上家伙，蹲守铁头去！"

小陈一听，心怦怦直跳。铁头是辖区里又一个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他的罪行可大了，曾持刀重伤过一个仇家。小陈说："老汪，这回为什么不用攻心战术？"



老江瞪他一眼："明知故问，攻心战术也得针对具体的人，铁头这样的家伙早就刀枪不入、油盐不进了，只有强行抓捕这一条路。有情报显示，他今天露了脸。我查了查他的社会关系，今天是他仇人儿子结婚的日子，铁头曾扬言要杀光仇人一家，他此时现身很可能是来报复的。这家伙丧心病狂，诡计又多，咱得小心了。"

老江和小陈身着便衣，来到铁头仇人儿子结婚的酒店里。他们伪装成宾客，混在人群中，静静地坐在大厅一角，等着铁头出现。

可是婚宴都进行一大半了，也不见铁头现身，小陈有些不耐烦了，心说要么铁头没有回来，要么就是判断有误，蹲守地点选错了，老江却依旧一副水波不兴的样子。

宴会上正热闹着，老江忽然小声说了句"跟我来"，然后站起身，端起酒杯踉踉跄跄地就走。那样子像是酒喝多了，要去敬酒。小陈纳闷了，你老江可一口酒也没喝，这是干什么呢？

只见老江歪歪扭扭地走着，在桌子间绕来绕去。就在这时，对面过来一人，戴着帽子，身着酒店的工作服，低头推着小推车，小推车上全是菜，显然这是个传菜工。

两人擦肩而过时，意外发生了：老江一把扔了手中的酒杯，像猛虎一样扑过去，死死抱住传菜工，口中大叫"铁头"。老江的劲头太大了，"哐啷、哐啷"一阵乱响，小推车翻了，菜撒了一地，他和传菜工扭打在了一块儿。

众人大哗，小陈第一个反应过来，一个虎扑扑过去，这时传菜工已动作猛烈地甩开老江，小陈如泰山压顶般直压下来，死死拽住传菜工已伸进了裤腰的右手。

老江重新扑过来，大叫道："我





是警察！”宾客们得知情况后也扑过来，一番激烈打斗之后终于制伏了传菜工。小陈给他戴上了手铐，再一看，果然是铁头，腰中还藏着一柄闪亮的利刃。再一找，真正的传菜工已被打晕在一个小房间里，工作服都给扒了。

等回到派出所，小陈心服口服，问道："老汪，大厅里那么多人，你怎么看出传菜工是铁头的？真神了！"

老汪依旧笑眯眯的，说："哪有那么神？我只是密切关注每一个人罢了，后来发现进到大厅的传菜工先前没见过，他身上的工作服也不合身，但那时我还不能断定，所以假装敬酒走到他身边，再仔细一看，正是铁头。"

小陈听了，用力地点点头。

第二天，老汪像没事人一样又领着小陈去蹲守了，那样子就好像昨夜那场激烈的抓捕行动不是他老汪干的一样。

这次去的是辖区里最后一个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的家。那人姓蔡，因为酒后驾车致人死亡，三年多了一直在逃，可怜他苍老的爸妈眼睛都要哭瞎了，身体也都弱不禁风。

在蔡家，老汪依旧是老一套，领着小陈送上一些慰问品后，就帮着打扫起卫生来。老两口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老汪，等我儿子回来一定劝他自首，他不自首，第一个对不起的就是你。几年了，你逢年过节就来照顾我们。可是老汪，我儿子真的一点消息也没有啊！"

老汪拉着老两口的手说："你们说得太对了，一定要劝他自首，但你们也要保重身体，一定要好好活着，等着儿子回家的那一天。"

离开蔡家，小陈说："不知道这回的攻心战术能不能成。"

一听这话，老汪停下了，发了好一会儿愣，长叹一声说："什么攻心战术啊，你以为我们警察全是理性动物？老蔡他们儿子啊，唉，回不来了。"

小陈一惊，老汪又说："两年前他们儿子就因为一场车祸死了，大家一直瞒着，你看他们那样子，只怕一晓得实情，就撑不住了。"说着，老汪就往前走了。

小陈惊讶得不得了，他看着老汪的背影，想到三个在逃的犯罪嫌疑人，三种蹲守风格，忽然发现眼前这个平凡的人身上藏着最真实的人性、最深沉的情感。

（**发稿编辑**：曹晴雯）

（**题图、插图**：刘为民）



也许没有人会相信他们那惊心动魄的奇遇，然而回荡在天地间的这一声吼啸，却真正地唤起了你我对生命的敬畏……

大漠遇虎记

□侯晓琪



1. 大漠迷途

顾春风是名野外摄影师，这些年，他拍了大量反映野生动物的照片，为此吃了不少苦。

几个月前，国家有关部门对塔里木河开闸放水，以改善下游生态环境。顾春风闻讯后赶到塔河流域，在麦尔金山附近，无意间发现了一条露出地面的地下暗河。河水已近干涸，里面挤满了苟延残喘的大鱼，他一时心动，就以荒漠孤崖为背景，拍下了一张名为《大漠的呼唤》的照片。

恰巧前阵子，位于塔河下游的萨仁集团，出资搞了一个反映当地风貌的摄影大赛。顾春风用这张照片参了赛。公示期间，这张照片夺冠呼声很高，可不知怎么的，突然有人提出异议，指出它有造假之嫌，说沙漠中不可能有这么多、这么大的鱼。这事一下子将顾春风抛在了风口浪尖，接着他以前拍摄造假的丑闻也被扒了出来，弄得他灰头土脸，狼狈不堪。

更可恨的是，萨仁集团小题大做，借口说评委会审查不严，给集



团方面带来了名誉损失，顺势撤销了对赛事的资金支持。这些年摄影界也不景气，好不容易拉来的赞助，却被顾春风“一颗老鼠屎”给搅黄了。于是在业界，顾春风一时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这下顾春风急了：天地良心，这张照片他还真没造假，可他的辩解根本没人听。顾春风想绝地反击，一般来说，没人会蠢到用一组照片来造假，那样会漏洞百出，行内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所以他决定重返故地再拍一组照片。

经过千里跋涉，这天清晨，顾春风眼看即将到达目的地，车却在路上堵住了。司机前去打探，回来说：“昨晚下大雨，加上塔河上游持续放水，引发山洪冲毁了公路。没办法，回吧。”

顾春风不乐意了，眼看麦尔金山已遥遥在望，他一咬牙，说道：“我就在这里下车吧，这地方我来过，拐过那个山脚，再向南十多公里，就是萨仁小镇了。”司机听他说得头头是道，又知道他是经验丰富的野外摄影师，就叮嘱了他几句，掉头走了。

公路两边是大漠戈壁，顾春风行走在软软的沙中，如野游般惬意。可大漠天孩儿脸，眼看山脚将近，蓦地平地卷起股沙尘，他敌不过风势，只好随风而行。好容易风停了，他一抬眼傻了，身后的公路不见了，麦尔金山倒不远，但山体好像发生了变化，变得极为陌生。

“糟糕！”顾春风暗叫一声，他迷路了。在大漠戈壁迷路可不是闹着玩的，这地方手机没信号，想求救都难。顾春风静下心，从防水相机盒里掏出相机，配上长焦镜头代替望远镜，仔细搜索四周，想找到脱困的蛛丝马迹。

突然，镜头里出现了一位盛装的蒙古族女郎。

“哎——”顾春风高兴坏了，可当他气喘吁吁地跑过去，却发现置身于一片由嶙峋山石组成的迷宫似的沙坡上，坡上满是枯死的胡杨。薄薄的黄沙掩盖着山石，形成了不少地漏似的沙陷，而刚才的女郎，却不见了。

顾春风正奇怪，就觉得背后有动静，他一扭脖，却见女郎就在身后，正直愣愣地望着自己，看上去似乎有些惊奇和意外。这女郎有些怪异，身上有股浓重的泥腥气，像刚出土似的，而且她冰冷的眼眸里，也似含着冷冷的敌意。

顾春风结结巴巴开了口：“对



不起，我迷路了，请问萨仁小镇怎么走？”

女郎面无表情地一抬手，指了个方向。顾春风道谢后刚走了没几步，猛听背后传来一声惊叫：“啊——”声音越来越细，仿佛没入了地下。

顾春风忙回头，女郎又不见了。她是谁？怎么会在这儿呢？顾春风想着，不由毛发直竖：难道是“它”，而不是“她”？

传说沙漠中有种艳尸，专门扮成盛装女郎，将迷途者引入绝境。顾春风大概是因为迷路，本来就紧张，现在越想越害怕：是啊，这地方荒无人烟，放羊娃都不肯来，一大早的，哪个女郎会穿着盛装到这儿瞎逛呢？

不行，不能按她指的路走。顾春风想着，自己重新判断了方向。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终于在沙地上发现了两行浅浅的脚印。好了，有救了！顾春风顿时勇气大增，可顺着脚印走到尽头，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胡杨林。

其实，顾春风也知道，在没参照物的大漠，人是走不出直线的，因为每个人的左右臂摆动幅度不尽相同，左右腿的步幅也有差异，因此人行走时，会不自觉地向摆动幅度和步幅小的一侧倾斜，走出一条曲线。这样，长时间跋涉后，很多人会跟着自己走过的脚步，回到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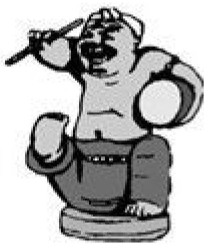
顾春风的惊惧加重了，仿佛传说成真了：难道真是艳尸在打墙作祟？不行，得赶紧离开这儿。慌张中他一抬脚，突然发现脚下一陷，整个人就随滑落的黄沙掉到了一个被水蚀空的岩孔洞中。幸好有黄沙作缓冲，他没受什么伤，但随着下滑速度越来越快，他的心揪紧了：这样滑下去，万一砸到下面的岩层，那可跟跳楼没什么区别。

就听“扑通”一声，顾春风跌入了一条地下暗河中。暗河水势不小，不久将他冲进一个没在水下的洞中。那洞很长，他的肺快憋炸了，就要失去意识时，突然他眼前一亮，人滑出了洞，接着像碰到个树桩。这最后的救命稻草他怎敢放过？他一探手，死死抱住了“树桩”。

那“树桩”被吓得一边惨叫“鬼啊”，一边逃窜，动作很大，竟将顾春风也一并拖上了岸。

2. 水潭遇险

缓过神后，顾春风才看清面前站着个人：这人四十来岁，面色黝



黑，一对大板牙极为醒目。

大板牙刚才在追杀一只羊，结果发现了这处被暗河急涨冲刷形成的水潭。潭底全是一米多长的大鱼，这些鱼生活在暗河中，长年不见天日，现在遇到天光，都聚在潭底享受着难得的日光浴。

大板牙当时不禁在心里感叹：哎，西部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到处滴水贵如油，谁知沙漠中竟藏有这么大的暗河。看这些鱼的个头和数量，搞不好河水已将麦尔金山掏空，都通到国外去了。他不禁技痒，就拿起带来的扎枪，想下水扎条鱼试试。那扎枪是精钢所制，枪刺与枪竿连接的吞口处焊着两拃长的横档——这是过去猎户所用的刺虎矛的制式。以前，麦尔金山是王爷们的猎虎围场，猎户们遇虎扑来，就半跪半蹲，将刺虎矛把插地上，双手紧握矛柄顺势将矛尖送入虎口。有了横档，猛虎被阻穿在矛尖上，就不能近人身以掌伤人了。

大板牙拿着扎枪正在水中忙活着，猛然从暗洞中钻出个黑团团，一下子抱住了他的腿，吓得他逃上岸，才发现是个落水之人。

“混蛋，吓了我一跳！”大板牙定下神来骂道，“到底怎么回事？”

顾春风一边道谢，一边简单说了经过。大板牙听罢，眼珠转开了：像顾春风这样的野外摄影师，那套装备可值钱呢，看他身上没有，难道掉水里了？想到这儿，大板牙一望，果然在暗洞出口下的潭底，发现了装着摄影器材的防水相机盒。大板牙一喜，跳下水就去捞。



顾春风刚才看了一眼大板牙手里的扎枪，隐约觉着这人不是善茬儿，现在见他这样硬抢明夺，也赶紧下了水：“大哥，不能这样，这是我吃饭的家伙啊！”



大板牙恼了："你小子命都是我救的，一点破玩意儿都舍不得？滚开！"

两人在潭中拉扯着，顾春风到底体虚，没几下就被摁入水中，差点呛昏过去。大板牙见状探身入洞，刚捞起盒子，突然从洞内探过一只大爪子，闪电般在他肩头轻拍了一下。

"嗷——"大板牙惨叫一声，捂着血如泉涌的肩头，跌跌撞撞逃上岸，抓起沙地上的扎枪和行李袋，头也不回地逃了。

看着潭中的大鱼被血腥味刺激得窜动不安，顾春风也陡生惧意：刚才伤了大板牙的是什么东西？那爪子看着像老虎，可这里怎么会有老虎呢？不管怎样，这地方不宜久留，可若是循着大板牙的足迹走，那与跟着一只老虎也没区别。

顾春风正忧惧交加，就听到一阵"嗡嗡"声——有只蜜蜂来潭边喝水了。顾春风心中一喜：蜜蜂总是在蜂巢和水源之间飞直线。眼下是放蜂季，若跟着蜜蜂找到养蜂人的营地，就有救了！于是他轻轻用衣服蒙住了那只蜜蜂，从衣服上扯出一缕线系在蜂腰上，这可以减缓蜜蜂的飞行速度，利于跟踪它。然后他就跟在归巢的蜜蜂后走，中途跟丢了，就在原地等下一只。

一个多小时后，顾春风到了一处小小的山谷。谷底有个洞，洞边放着蜂箱，却不见养蜂人。他喊了几声，见没人应，就小心地进了洞。

这洞看来有些年头了，洞内绘着猎虎图之类的壁画，都发霉了。洞中供奉着一尊看不清面目的残破塑像，牌位上刻着"山君"的字样。供桌上还奉着个小塑像，牌位上刻着"山君之女"。顾春风一细瞅：这模样神态、这穿着打扮，正是他先前遇到的那具"艳尸"！

顾春风正觉脊背发凉，又听外面有动静——大板牙也闯进了山谷。

刚才，大板牙被洞内疑似老虎的爪子拍丢了魂，逃离险境后，他包好伤，就也循着蜜蜂的"嗡嗡"声找来了。见到蜂箱，大板牙立时眼睛都绿了，于是他不顾蜂蜇，用衣服蒙住头扒开蜂箱，一边惨叫，一边狂吞着蜂蛹。

这可怕的吃相，让暗中观察的顾春风一怔：闹过虎患的地区有种传说，被虎伤了的人，见了蜂蛹就不要命了。据说蜂蛹有补血之效，气味也有镇静之用，所以被虎伤了的人，只要见到蜂蛹，嗅到那种若有若无的气味，就会失控。



大板牙恼了："你小子命都是我救的，一点破玩意儿都舍不得？滚开！"

两人在潭中拉扯着，顾春风到底体虚，没几下就被摁入水中，差点呛昏过去。大板牙见状探身入洞，刚捞起盒子，突然从洞内探过一只大爪子，闪电般在他肩头轻拍了一下。

"嗷——"大板牙惨叫一声，捂着血如泉涌的肩头，跌跌撞撞逃上岸，抓起沙地上的扎枪和行李袋，头也不回地逃了。

看着潭中的大鱼被血腥味刺激得窜动不安，顾春风也陡生惧意：刚才伤了大板牙的是什么东西？那爪子看着像老虎，可这里怎么会有老虎呢？不管怎样，这地方不宜久留，可若是循着大板牙的足迹走，那与跟着一只老虎也没区别。

顾春风正忧惧交加，就听到一阵"嗡嗡"声——有只蜜蜂来潭边喝水了。顾春风心中一喜：蜜蜂总是在蜂巢和水源之间飞直线。眼下是放蜂季，若跟着蜜蜂找到养蜂人的营地，就有救了！于是他轻轻用衣服蒙住了那只蜜蜂，从衣服上扯出一缕线系在蜂腰上，这可以减缓蜜蜂的飞行速度，利于跟踪它。然后他就跟在归巢的蜜蜂后走，中途跟丢了，就在原地等下一只。

一个多小时后，顾春风到了一处小小的山谷。谷底有个洞，洞边放着蜂箱，却不见养蜂人。他喊了几声，见没人应，就小心地进了洞。

这洞看来有些年头了，洞内绘着猎虎图之类的壁画，都发霉了。洞中供奉着一尊看不清面目的残破塑像，牌位上刻着"山君"的字样。供桌上还奉着个小塑像，牌位上刻着"山君之女"。顾春风一细瞅：这模样神态、这穿着打扮，正是他先前遇到的那具"艳尸"！

顾春风正觉脊背发凉，又听外面有动静——大板牙也闯进了山谷。

刚才，大板牙被洞内疑似老虎的爪子拍丢了魂，逃离险境后，他包好伤，就也循着蜜蜂的"嗡嗡"声找来了。见到蜂箱，大板牙立时眼睛都绿了，于是他不顾蜂蜇，用衣服蒙住头扒开蜂箱，一边惨叫，一边狂吞着蜂蛹。

这可怕的吃相，让暗中观察的顾春风一怔：闹过虎患的地区有种传说，被虎伤了的人，见了蜂蛹就不要命了。据说蜂蛹有补血之效，气味也有镇静之用，所以被虎伤了的人，只要见到蜂蛹，嗅到那种若有若无的气味，就会失控。



了看，那上面还有轮模糊的黑斑，你再把照片放远了瞧，像不像猫尾巴梢？”

盗猎者很懂得信息搜索，特别是与动物保护相关的内容，野外摄影师的照片也是他们极为重要的情报来源。大板牙在浏览摄影大赛公示照片时，被这张照片吸引了。他根据照片显示的时间参数，以及太阳当时的位置，推断出了拍摄地点大致的经纬度，再综合其他情报，他就直奔麦尔金山来了。

这两天，大板牙一直围着山脚转悠，却连兽毛都没发现一根。他正灰心丧气，远远就见一个女郎牵羊上了山。他心一动：要把羊夺来宰了当诱饵，或许能把照片中的野兽引出来。于是他悄悄跟着女郎来到半山腰，正要下手，女郎却牵羊进了一个隐蔽的岩洞。不大一会儿，那只羊却没命似的跑了出来。埋伏在洞口的大板牙见状高兴坏了，忙用扎枪撬下一块大石，大石“咕噜噜”滚进洞封住了女郎的出路，然后大板牙一路追羊来到潭边，随后遇到了顾春风。

“到底是什么呢？荒漠猫，中亚金猫，猞猁还是兔狲？不管哪种，都是稀罕物，弄上一只，也够喝半年老酒了。”大板牙怕吓着顾春风而坏了计划，故意不往大型猛兽上推断，他举着照片说，“有人说它是张假照片，依我看这才是地地道道的真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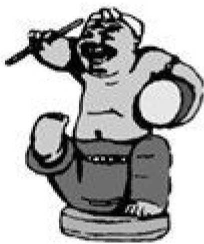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没想到自己的知音竟是个盗猎者，顾春风哭笑不得之余，也若有所思：看来自己拍照时，很有可能有只塔里木虎凭着出色的伪装藏在崖后，或者它本来就在崖洞中，只是尾巴不小心从小洞露了出来。

顾春风越想越后悔，早知这样，拍什么鱼啊！要能拍到一张虎照，那自己现在早就是轰动世界的著名摄影家了！那些享誉全球的探索栏目组，说不定正以高额的出场费，轮番邀请自己参加节目呢！

空想已经没意义了，顾春风琢磨着刚才大板牙的那番话，他心生一计：“既然大哥是敞亮人，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说到底咱们都是为了钱，你就说现在怎么办吧。”

“够意思！”大板牙一竖拇指，“我估计啊，这照片上的家伙是躲在了暗河中。你也知道，猫科动物狡猾，暗洞又大，不好找。要是咱俩联手就容易多了，事成后咱们二一添作五，怎么样？”

这家伙居心不良，把自己当菜鸟呢！顾春风心里骂着，却装出迫不及待的样子把相机挂在了胸前：



“可咱们怎么进暗河呢？”大板牙抿嘴一笑，亲热地把手里的相机盒挂到顾春风的腰间，并塞过一个备用手电：“你看，这外面是干旱的大漠，洞窟内却很潮湿，连壁画都发了霉，说明这里就有暗道和地下河相连。”

没多久，他俩在塑像后发现了一个锈蚀的铁栅栏，其后有个暗洞。两人顺洞爬了一阵，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溶洞中。溶洞中间是潺潺暗河，水量充沛，两边有许多钟乳形成的水蚀洞，大洞套小洞，洞洞相连。

大板牙执意拿着扎枪在前面探路，因为他知道，老虎的视力、听力极为敏锐，如果洞中真有老虎的话，肯定早就发现了他们。老虎惯于从背后袭击猎物，这样的话，走在后面的顾春风就成了挡箭牌。呵呵，就让这小子当诱饵吧。

顾春风何尝不知道这个？可一来他拗不过大板牙，二来若是与老虎狭路相逢，让大板牙与老虎搏斗，这样他从后面拍出的现场照会更最具震撼力！

顾春风正念叨着，突然附近传来“啊”的一声，顾春风只觉头皮一麻，大板牙也吓了一跳，他侧耳细听了一阵，回头宽慰顾春风说：“是溶洞中的空气被水压迫出来产生的啸响，没事，走！”

可顾春风吓坏了，这声音他总觉得耳熟。战战兢兢走了没多远，猛然他又听到了那个诡异的女声：“春风，春风。”他用手电悄悄照去，只见不远处的岩石上露出一张俏脸，正是“艳尸”！接着，一股令人魂飞魄散的腥臭味儿从身后上风口向顾春风袭来——像极了传说中的虎气！



顾春风“妈呀”大叫一声，撒腿就逃，他拼



命逃入一个小溶洞，刚松了口气，一转身，却与那个“艳尸”来了个脸对脸！他一声不吭，就直直向后倒去。

4. 险象环生

见顾春风被吓昏过去，那个“艳尸”忙俯身去掐他的人中。好一会儿，顾春风才慢慢睁开眼睛，大气不敢出：“你，是人是鬼？”

对方没说话，掏出名片递了过来。顾春风颤抖着接过，感受到了对方手心的温度，再看名片：萨仁集团董事长，萨仁高娃。没听说“艳尸”还会打印名片，顾春风略略放了心，但疑惧未消：“你刚才叫我‘春风’了吧？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这到底怎么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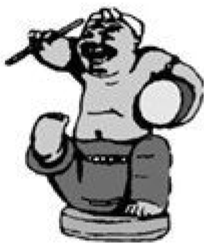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要说，这一切都与塔里木虎有关，”萨仁高娃面色凝重，“你也知道，麦尔金山是历代王爷的猎虎围场，我们萨仁家族，就是围场领户。王爷猎虎时协助打虎，平时则护虎爱虎，阻止人虎互伤。”

作为人虎间的媒介，萨仁一族供奉着山君祠。每一代长女，若无长女就选长媳，都会被冠以“山君之女”的名号，每年五月初一到山君祠行牵奉祭，以求麦尔金山虎踪永存。因为他们相信：一旦没了山兽之王老虎，麦尔金山就失去了它雄伟的灵魂，附近金灿灿的草原也将沦为寸草不生的荒滩。

可惜世事不由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塔里木虎自上世纪就宣告灭绝了。萨仁一族悲恸之余，将牵奉祭作为传统保留了下来。

几年前，萨仁高娃接任了山君之女，在她心里，这是神圣的使命，也是她的信仰。去年牵奉祭时，她照例将一只羊牵进位于山体中的奉祭洞中，绑在了祭柱上。几天后她再来看时，却发现异常：羊已被山君收纳，这表示在山君的庇佑下，萨仁一族来年将风调雨顺。同时，洞内遍布巨大的梅花状脚印，这更让萨仁高娃欣喜若狂：山君座下的山兽之王——威猛无比的塔里木虎还没有灭绝，它又回来了，就藏在这山体内。

萨仁高娃对麦尔金山里藏有塔里木虎的事深信不疑。为保护这最后的希望和遗存，她当机立断，倾尽集团财力，以复植为名，买下了麦尔金山方圆的大片土地，集团却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财务负担。没办法，她才借塔河放水之名搞了摄影大赛，想向外展示此地的美好前景，吸引融资。



不料顾春风的参赛照却有泄露天机之嫌，萨仁高娃急了，暗中组织力量，先污蔑照片有假，又扒出顾春风造假的旧事，最后干脆顺势取消了这次大赛。这样将水搅浑，或能使虎照危机蒙混过关。

顾春风听罢气坏了："你、你可把我害惨了！"萨仁高娃"哼"了声："惨得过那些被你害死的小生灵吗？"

顾春风一听，不言语了。他知道，摄影讲的是出奇出新，但说来简单，做起来又谈何容易？眼看正道出名难，顾春风就悄悄走了歪路：他的许多照片，其实都是摆拍的。为拍一张生动的河边翠鸟照，他偷偷买来翠鸟，用透明丝线绑在芦苇上。半天下来，这只酷爱自由的小鸟，就被他折磨得断了气。

摆拍，是野外摄影师最大的耻辱。顾春风红着脸想岔开话题："你怎么出现在这儿了呢？"

萨仁高娃脸一沉："这事说起来，是有点蹊跷。"这天是五月初一，她又来行一年一度的牵奉祭。她开着皮卡，带了一只羊和两箱蜜蜂。蜜蜂是为了帮附近的野草授粉，要是草多了，或许会引来野羊之类的，洞内老虎就多了个食物选项。

在山君祠外放好了蜂箱，萨仁高娃把皮卡停到了一个隐蔽处，然后牵着羊，打着手电，进入了奉祭洞。可能洞内的虎气太浓，加上她心有惧意，一不留神，羊挣开缰绳逃了。她转身去追，外面却突然掉下块大石，滚进来将洞口封得严严实实。没办法，她只好另寻出路，无意中，她竟从一个沙丘树洞下钻出，遇到了顾春风。

认出对方后，萨仁高娃知道顾春风是个麻烦，说不定发现了真相又来拍虎照，于是就故意给他指了回去的路。可不想脚下的沙丘是塔河故道，沙下巨石被水冲蚀得全是大大小小的孔洞，她一不小心又掉入洞中。这下糟了，萨仁高娃只好摸索着再寻出路，但没多久她就觉得身后老有动静：坏了，被虎跟踪上了！慌乱中她误入了死角。明白今天凶多吉少了，她才长叹了一声。恰在这时，大板牙和顾春风走了过来。

发现情况有变，那行将逼近的猛兽立刻一扭身，又潜伏到了黑暗中。见有人打着手电过来，萨仁高娃从石后探出了头，却发现那只猛兽又悄然跟在了顾春风身后，她这才悄声呼唤以示警告。

这时，萨仁高娃想起什么，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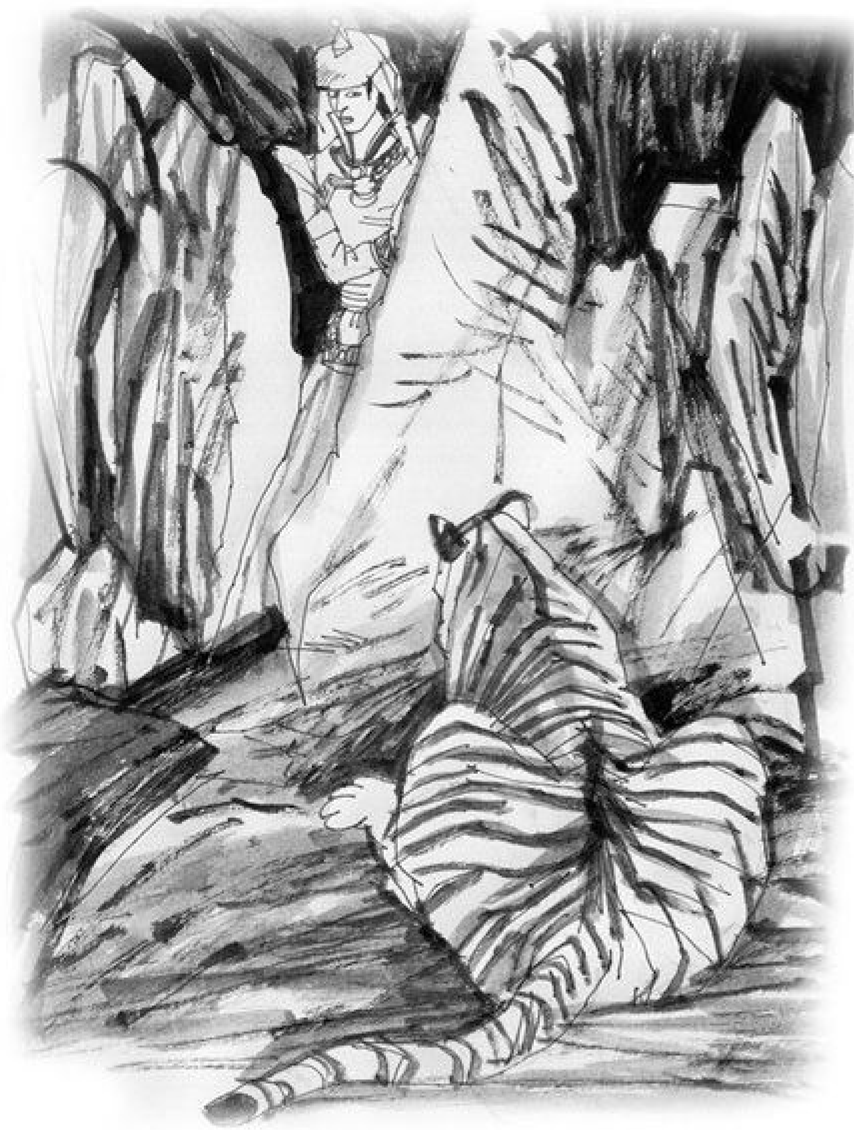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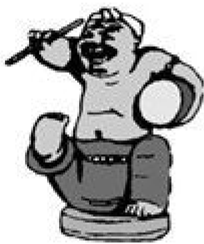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有所思地说道："奇怪，刚才老虎像对你腰后的盒子感兴趣，几次探头去嗅。"

顾春风一惊，忙解下腰间的相机盒，打开一看，备用电池下有个油纸包，里面是切碎了的羊心，散发着淡淡的苦杏仁味——是氰化物！顾春风明白了，大板牙杀羊后，把带来的毒药拌在羊心上准备毒猎，后来他又假装和解，将毒羊心装进盒子里，挂在了顾春风身上，好利用血腥味，让他充当诱虎的活饵。大板牙算计着，羊心的血腥味总比他身上的伤口气味要浓烈得多吧。这样，一旦老虎将顾春风扑杀，八成会不加提防地将羊心吞下，大板牙就一石二鸟，既除了顾春风，又独得了老虎。

好险！顾春风惊出一身冷汗，气得正要将盒子扔开，又被萨仁高娃拦住："别，万一被虎吃了就坏了。给我吧，我想办法把它带出去。"

现在这情形，带着它等于带了诱虎的招牌。顾春风正觉不可思议，萨仁高娃一叹，道："这可能是最后一只塔里木虎了，它的前辈被人类追打毒杀，进了这暗无天日的地下河道，主要以鱼为食。为了生存，短短一百多年间，它们就改变了习性。你发现没，这只虎一直没出声。虎吼的音频能与猎物的中枢神经产生共振，让猎物茫然中束手就擒。它放弃这种有效的猎杀辅助手段，可能与小虎天生有不会吼叫的缺陷有关；但更可能的，是它们刻意避免吼叫，因为那种威震山川的吼叫会招来人类的追杀。由于对人类怕到了极点，为保护种群安全，那些爱吼的小虎都被母虎杀死了。所以，这只虎的天性中，可能存在着对人的极度恐惧。趁它还没试探出我们不堪一击之前，我们尚有可能重返地面。"





顾春风正听得出神，远处猛地响起一声炸雷，随后传来呼喊：“救命啊！”

5. 进退之间

萨仁高娃一跃而起，闻声奔去，顾春风犹豫了几秒，也跟了上去。

原来是大板牙被猛兽盯上了。刚才顾春风的那声惊叫，在这寂静的溶洞里显得格外凄厉。回音不仅将尾随的猛兽惊跑，更将大板牙吓得没头苍蝇般乱窜，好容易等他平静下来，那猛兽也平静了，它循着味，又盯上了大板牙。

洞内光线微弱，大板牙晃着手电，隐约看到那猛兽身上棕黄相间的兽毛。大板牙吓得快虚脱了，再也不敢多看那猛兽一眼。他哆嗦着支起了扎枪，乱刺一气，那猛兽却谨慎异常，并不狂扑，而是匍匐渐近……大板牙见状，哭号开了。

萨仁高娃和顾春风跑来，惊动了猛兽，它有点慌乱，停止了攻击，但又不甘心放弃到手的猎物，于是它侧身逡巡，阻断了他俩与大板牙会合的路线。

时间一点点过去，猛兽随时可能看出人类的弱点，进而毫不犹豫地进行猎杀。萨仁高娃急了，她挥舞双手高喊着山君祷词：“金山之主，赐予无疆！”她想虚张声势吓退猛兽，顾春风却悄悄举起了相机。著名摄影家罗伯特有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这话一直被摄影界奉为准则。眼下，用生命危险换来的这么好的机会，他怎肯错过！

眼前的境况，不用闪光灯反而更能拍出纪实感。随着快门“咔嚓”一响，他梦寐以求的惊世之作终于诞生了。

与此同时，那猛兽却似受了极大惊吓，三蹦两跳，又没入了黑暗中。

大板牙长吁一口气，瘫了：他在山区听说过，山民上山只带几个空子弹壳，就能让老虎退避三舍。因为那些闻到弹壳上的火药味不知逃跑的，都被猎手消灭光了。只有那些懂得远离的机灵虎才能幸存下来，并把这种保命本能传给后代。

看来这里的“老虎”也被枪杀怕了，那家伙把相机快门声当成了扳机撞击声，警觉地逃了。

“快走！”萨仁高娃上前拉起了大板牙。可走着走着，大板牙慢了下来，他狐疑地打量着前面带路的萨仁高娃，终于认了出来：是那



个牵羊女郎。

大板牙略一沉吟，一把扯住顾春风，指着萨仁高娃大叫："她不是人，是伥！她一个女人，这么大胆，肯定早就被虎吃了。她带的路也不对，是想把我们送进虎口！"

"虎伥"是传说中被老虎吃了的人，其魂魄慑于虎威，反而做了老虎的跟班，助纣为虐。

大板牙怕是被吓糊涂了，这么可笑的话都说了出来。顾春风见状，忙向他解释萨仁高娃的来历，可说着说着他闭上了嘴，看来大板牙这次发难另有深意：现在处境很明显，老虎跟定了三人，势在必得，短时间内看不到逃出虎口的可能。但是，老虎没有滥杀习性，一只吃饱了的老虎，就是猎物从眼前经过，也懒得抬下眼皮。若能将三人中的一人丢给老虎，让老虎吃了，那么很长时间内，另外两人的安全就有了保障，逃生希望大增。

三人中，只能牺牲最弱小的萨仁高娃了。

见顾春风表现出了看似无言实则默许的态度，大板牙解开腰间绳索猛扑上去，将不知所措的萨仁高娃捆倒在地："在这里，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大董事长，你就做做好事，舍身饲虎，救救我们吧。"

萨仁高娃反应过来，沉吟片刻，满脸凄怆："嗯，当人虎发生冲突时，山君之女必须首先站出来，这是我们萨仁一族的宿命，我不怨你们。我只求你们一件事，出去后，千万不要把这里有老虎的秘密说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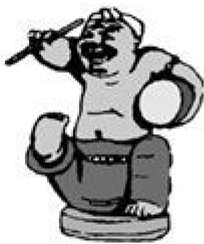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话音刚落，不远处又传来猛兽粗重的喘息声。

"虎伥又把老虎招来了！"大板牙脸一变，拉着顾春风躲到了不远的钟乳石后。

掉在地上的手电残光打在萨仁高娃脸上，望着她那惨淡而又强作镇定的面容，顾春风暗骂自己懦弱，但是要想救她，就得冒着与大板牙发生冲突的危险。如果两败俱伤后，自己也走不出去，那么相机里的惊世虎照就白拍了。

能不能再用快门声吓退老虎呢？顾春风想到这，就掏出相机，却被大板牙一瞪止住了："这招不灵了，还是牺牲萨仁高娃来得彻底。"

昏暗中，那猛兽踱着步走近了，萨仁高娃不敢对视，眼帘一垂，却发现那个装毒饵的相机盒半开着，被大板牙有意无意放到了脚边。对山君之女而言，保护老虎高于一切，甚至高于自己的性命。绝不能让老



虎误食了毒饵，于是萨仁高娃下意识地拼命一拧身，在虎口下将盒子踢入水中。

猛兽被激怒了，正冲萨仁高娃举起巨爪，就听“轰”一声，一道火光从水中激出——是盒中超过使用年限的相机电池遇水发生了爆炸！

这次动静大了，猛兽又被吓得鼠窜而去。

顾春风被刚才这幕震撼到了：与萨仁高娃宁肯舍身虎口也不愿毒虎的行为相比，像他这类惯于将动物保护口号当金片贴在脸上，而暗中却干着追名逐利的勾当、关键时刻总想牺牲弱小以保全自己的人，是多么卑鄙啊！他疾步上前解开了萨仁高娃身上的绳索：“快走！”

可没走多远，三人不得不停下脚步：渐涨的河水淹没了前路。萨仁高娃回头怒视大板牙：“我本想把大家从胡杨林带出去，但被你把时间耽误了！好在旁边有条巷道，能不能出去，看命了。”

进巷道不远，是个下大上小的葫芦状大坑，坑顶垂下一条锈迹斑斑的铁链。三人抓铁链荡过坑，却见坑边立着个碗口粗细的铜柱。萨仁高娃把铁链系在铜柱上，领二人顺斜井而上，没过多久，遇见了一块巨石，将路堵住了。

三人拼命推了一阵，巨石纹丝不动。

萨仁高娃见状苦笑：“这是我牵羊进来的奉祭洞，那坑叫陷虎坑，是为保护进洞人安全，防止老虎暗中偷袭挖的。铁链是挖洞时吊土用的。本来我想，凭我们三人之力要能推动巨石，还有一丝生机。现在看来，是命该如此了。”



大板牙听罢脸白了：这石头正是他推下的。眼下出



路皆无，在这幽暗的河道内，老虎会把他们逼得油尽灯枯，再个个击杀。

顾春风厌恶地扫了眼大板牙，将萨仁高娃拉到一边小声商议起来。

6. 心有猛虎

大板牙正觉不妙，萨仁高娃冲他开了口："看来我们被老虎追踪，全因为你受了虎伤。"

大板牙一愣，立时汗如雨下：对被其弄伤的猎物，老虎会穷追不舍。老虎没事喜欢舔爪，又从不刷牙。牙缝中的肉渣，久而久之会在口腔发酵成毒菌，又随口水涂到虎爪上，所以被老虎抓伤的人，伤口受毒菌侵袭，会散发出独特的腥臭味，成为老虎的指路标。

大板牙的上下牙开始打架了："不，说不定……它老人家已经走了。你们听，外面一点动静都没了。"顾春风一叹："它早就来了，守在洞口等我们呢！这世上，还没谁敢跟老虎比耐心的。"

"那你们想怎样？"大板牙警惕地举起了扎枪。

"把你绑好送给它，或许它吃饱了，能放过我们。你干尽了伤天害理的事，这回也该赎罪了，"顾春风说着摇摇头，"别抵抗了，你的伤又裂开了。"

大板牙一低头，果然有道血渠，血顺着肩膀蜿蜒而下。刚才大概因为高度紧张而没觉得，现在一发现，他越发感到疼痛难忍。

"咣"一声，大板牙手中的扎枪掉落在地。顾春风见状，趁机上前将他制服，把他捆在了祭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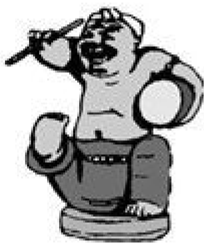
这时因电量耗尽，手电也渐渐熄灭了。一片漆黑中，猛兽听到动静，慢慢进了洞。

大板牙吓得乱叫："虎爷，那对狗男女就在后面，肉比我嫩！"

谁知猛兽根本不为所动，它在陷虎坑前兜了两圈后猛然一跃，差点掉入坑中，但它及时用前爪扒住坑沿，一翻就出了坑，来到了大板牙面前。

大板牙白眼一翻，昏了。猛兽轻蔑地朝顾春风和萨仁高娃的藏身处瞟了眼，便转过头去，张开毛茸茸的大嘴开始搜寻大板牙的喉咙。

突然，顾春风举起相机，向它按下了快门！猛兽对这"咔嚓"声已不害怕，只是本能地一抬头。刹那间，相机闪光灯发出的失控强光像闪电一般，将它惯于在暗中视物的眼睛瞬间致盲。



猛兽猝不及防，连连后退，“咕咚”一声，掉进了陷虎坑。

“快！快！”顾春风急急催促着，让萨仁高娃先抓铁链荡过了坑，然后他把吓得半死的大板牙绑在铁链上，也推了过去。轮到他时，铁链顶部已开始松动。坑底的猛兽视力恢复，见猎物一个个从头顶飞过，它怒火中烧向上一扑，惊人的威势吓得半空中的顾春风忘了放手。眼看他就要随回荡的铁链掉入坑中，这时铁链“哗啦”一声断裂，将他随惯性抛过了坑。

萨仁高娃搀起他，拉着大板牙就跑：“快，水涨进来了，一会儿灌进陷坑，老虎就会随水浮出了。”

到了巷道外，他们傻了：“哗哗”流水已将巷口困成了孤岛。这时，陷虎坑那边动静越来越大，看来老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出坑了。

“只能这样了！”顾春风教他们把裤子脱下用水浸透，将两条裤腿打结，再从裤腰处鼓气，制成了个简易救生圈套在脖子上，好增加浮力。三人入了水。急流中，顾春风拿着扎枪在前开路。不久，裤子救生圈被冲掉，三人被浪头卷进了一个水下暗洞。

黑暗中顾春风氧气耗尽，正听天由命，突然头顶出现了亮光，是出洞见了天光！他拼尽最后的力气将扎枪一横，一声撞响，扎枪卡在了下游的暗洞口上，阻住了余势，避免急流将他们冲入下一个暗洞内淹毙。

大板牙和萨仁高娃相继撞在顾春风的背上，三人相帮着跌跌撞撞地爬上了岸。

躺在沙滩上喘息时，顾春风眼前一亮：这正是他第一次拍照时的旧河道，虽被水涨成了小潭，但潭边高高的石崖仍在。劫后余生的庆幸后，他竟泛起一丝凄然的自嘲：“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猛虎，时而细嗅蔷薇，时而狂卷梅花！”

萨仁高娃认同地点点头。要说，顾春风心里的猛虎，是名，是千方百计出大名；而大板牙心中的猛虎，是钱，是不择手段发大财。那么萨仁高娃呢，难道她就没私心？作为山君之女，她对老虎的感情不用怀疑，但潜意识中，她是不是把老虎当作家族私产，而拒绝他人染指呢？

顾春风感叹着，从怀里掏出相机，取出了储存着虎照的相机卡，轻轻掰成了碎片。

萨仁高娃见状若有所思，她对顾春风说：“你……谢谢你。”

萨仁高娃是感谢顾春风决定不公开虎照。顾春风也明白，虎照公



开的时机确实还不成熟，可能会招来更多盗猎者。就算有关部门开始接手，老虎的未来也会因人类的再次干预而后果难料。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像萨仁高娃那样肯为老虎付出一切。可照片保存下来，顾春风也不敢肯定，自己会不会某天被内心的猛虎所吞噬，受不了诱惑而将它公布出去。

还是顺其自然，让老虎在这里安静生存吧。直到有一天，它们自己走出地下。



大板牙也从惊恐中恢复了，他呆呆望着萨仁高娃和顾春风，虽不大明白，但也被他们眼中那种肃穆和坚忍触动了，他悄悄地低下了头。

该起身了，三人刚走出几步，身后突然传来威猛的吼啸——那猛兽追出了潭。它一直在暗中忍辱偷生，现在它竟把传说中强大的入侵者赶出了家园，而它自己也以战胜者的姿态，站在了灿烂的阳光下。都说老虎之所以有王者之称，是因为它们除了生存必需外，绝不滥杀。现在，这头猛兽站在崖顶，宽容地望着手下败将们远去的背影，雄心高涨之余，按捺不住内心的自豪，它才尝试着，发出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吼啸。

三人久久地回望着，也许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今天在这大漠里经历的奇遇，也许明天一觉醒来，连他们自己都未必能确定真的见到了传说中的塔里木虎。因为毕竟刚才与猛兽对峙的过程中，他们没有人真正近距离地把那猛兽的模样看真切了……不过此时此刻，他们仿佛都听到了那雄浑的虎啸，这让人心中不由升起一种期望——但愿这声响能永远回荡在中亚的云空下……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插图：杨宏富）



· 神探夏洛克 ·

贼喊捉贼的守夜人

“咚咚咚”，夏洛克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敲门的是英格兰银行的守夜人，他着急地对夏洛克说：“夏洛克先生，刚才银行的保险柜被盗了，您快去看看吧！”

夏洛克披上衣服，便赶往案发地点。守夜人边走边汇报案情：“是这样的，大概十二点的时候，我听见银行大厅有动静，便扒在门缝边，看到有好几个劫匪在撬门……”

“劫匪有什么外貌特征吗？”夏洛克问。

“其中一个脸上有一道疤痕。”

“你是怎么知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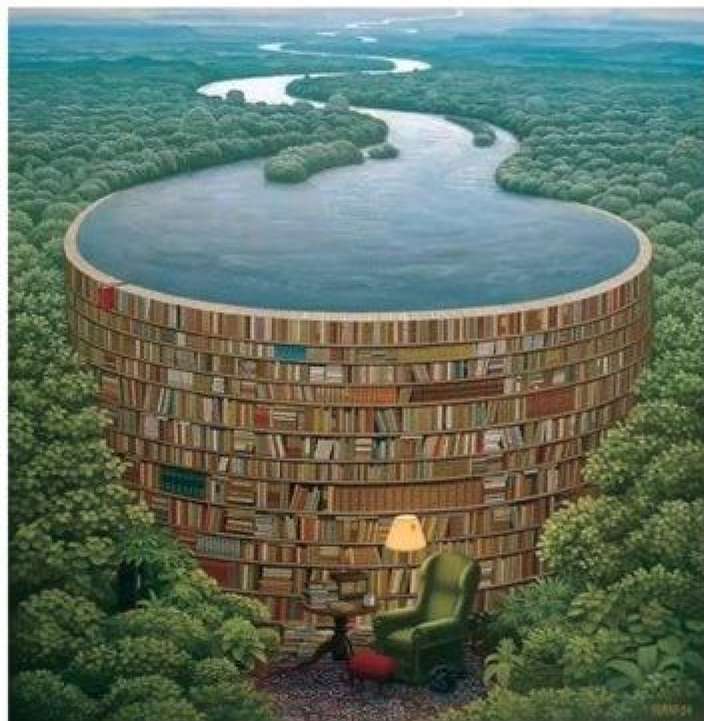
“因为他们都打着手电筒，光照到我这儿的时候我才看清。”

守夜人说完，夏洛克便抓住他的胳膊说：“不用说了，你就是劫匪。”

你知道夏洛克为什么这么说吗？

超级视觉　知识海洋

这是视觉艺术家 Robert Gonsalves 的作品。想象一下密林深处有这么一座书架，你坐在沙发上静静地读着一本书，身后是静谧的河流，真是无比惬意呢！



疯狂QA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下午，传来了一个噩耗，小明被杀了，尸体被发现埋于土中，死因是窒息而亡。经过调查，嫌疑人有四个：张小姐、李先生、杨小姐和尹先生。那么，最有可能杀死小明的人是谁？（猜一个成语）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右侧二维码。



2. 登　录 http://t.cn/EPSoWIo。
3. 购买 2018 年 12 月下《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P86。





免责承诺有用吗

刘彦才

傍晚，赵奎开着小货车从城里往家赶，途中突然下起雨，路边一个抱小孩的妇女，远远地在向赵奎挥手拦车。赵奎停下车，一看这人他认识，是自己村的张二嫂。张二嫂瞧见赵奎，也喜出望外，想搭赵奎的车回家。

赵奎很犹豫，他想起姨家表弟曾半路上拉过一个熟人，途中发生车祸，搭车人受了重伤，表弟赔偿了人家二十多万，几乎倾尽家产。

赵奎没有下车，他笑着跟张二嫂说："二嫂，下雨路不好走，我刚学会开车，技术一般，路上万一出点事我可担当不起啊！一会儿有路过的出租车或公交车，坐那车安全。"说着，赵奎开车要走。

张二嫂急了，拦在车前就数落开了："我说赵奎兄弟，你今天怎么了？下着雨，我们娘儿俩就这么淋着，你好意思不管？我家对你家可是有恩，去年你家孩子掉进小河里，要不是我家那口子冒死跳下去救人，你家孩子早就没命了。现在你忘恩负义，可真不厚道！"

张二嫂数落完，站在赵奎的车前一动不动。赵奎瞅着母子俩站在公路边淋着雨，也有点不忍心，他



下车跟张二嫂解释："二嫂，你别生气，我真是担心雨天路滑，别出点儿什么事。"

这时，张二嫂二话不说，掏出手机，点开录音软件，说道："老天下雨，路上没车，正好遇到赵奎，我自愿搭乘赵奎的车回家，路上一旦发生意外，责任自负，赵奎没有任何责任。"说完，她把手机扔给了赵奎，爽气地说："给你，万一出事，这录音就是证据。"

话说到这儿，赵奎也不好再推辞了，就让张二嫂抱着孩子上了车。天色渐暗，路还很远，赵奎在雨中加速行驶，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由于雨天路滑，车速又快，赵奎的车在一个转弯处翻车了，张二嫂和孩子被压在了小货车底下。赵奎急忙在公路上拦车，等拦下几个过路司机，帮着把人从车底救出来时，张二嫂已经没了呼吸，所幸孩子有张二嫂护着而毫发无损。

张二嫂死了，她的家人一纸诉状将赵奎告上法庭，要求赵奎赔偿五十万。赵奎在法庭上拿出张二嫂的手机，播放了当天张二嫂的录音。赵奎说："张二嫂在录音里说得清清楚楚，发生意外，责任她自负，我没有责任。"

法院经过对案件的审理，最终判决赵奎赔偿张二嫂的家人十六万。赵奎一听，简直要疯了，他情绪激动，坚决不服判决。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有死者的免责承诺在，自己还要为事故做出赔偿呢？难道自己做好事，也错了吗？

律师点评：

故事《免责承诺有用吗》涉及的一个法律问题，即关于人身伤害免责条款的法律效力。

根据法律规定，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以及因故意或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好意施惠行为并非法律行为，但如果好意施惠行为转化为侵权行为，施惠行为实施过程中，施惠方存在故意或过失的，则要负损害赔偿责任。

故事中，赵奎让张二嫂搭乘他的车，尽管有"好意施惠"意图和张二嫂的免责承诺，但关键是，赵奎本人应当对自己开车技术不佳和可能发生危险等情况有所预见，故其在主观上的过失和大意明显，而张二嫂的免责承诺也符合上述的无效条款，所以，最终的赔偿也就在所难免。

（发稿编辑：丁娴瑶）

（题图：孙小片）



如此捐款

养心殿

吴小平在县卫生局上班，是冯局长眼前的红人，他口齿伶俐，善于溜须拍马，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副科长。

这天上午，吴小平急急地回了家。老婆王霞刚下夜班，见状吓了一大跳。

吴小平懊恼地说："快给我拿点钱，冯局长昨晚脑中风住院了。一整夜了，局里的这帮人，谁也没告诉我，一个个偷偷连夜去医院慰问！我就算现在去，还是被动了。"

王霞问："你要多少钱？"

"先拿三千吧，我都已经去晚了，还不多表示一下？"

拿了钱，吴小平一溜小跑出了家门。看他那个着急劲儿，这事似乎不像是假的，但凭王霞对老公的了解，她还是不放心。她深知老公一肚子花花肠子，满嘴跑火车。想到这儿，她立马拨通了表妹的电话。表妹在县医院神经外科上班，是护士长。

得到答复，冯局长的确是中风了，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听表妹这么一说，王霞的心放下一半。临了，她不忘叮嘱表妹，帮她盯着吴小平，看他究竟去没去医院。

表妹领命，不敢怠慢，每隔十分钟就到重症监护室溜达一圈，卫生局局长住院，从院领导到科主任都十分重视，来探望的人非常多，重症监护室门口，始终挤着一堆人。表妹躲在暗处，仔细看着，一上午也没见吴小平的影子。直到中午时分，表妹正准备去食堂吃饭，走到门诊大厅，见吴小平风风火火地进了医院。奇怪的是，他根本没去重症监护室，而是穿过门诊大厅，直奔住院部。表妹心中纳闷，便悄悄跟了过去……

中午十二点，表妹给王霞打来了电话，说中午看到了吴小平，但他没去看冯局长，而是去了住院部。等吴小平离开医院，她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吴小平是去看望一个叫林壮壮的三岁小男孩。

"林壮壮？我们家没这个亲戚啊？莫不是他家老乡？"王霞仔细想了想，问，"这孩子老家哪的？"

"我也是好奇，还真问了，是大顺庄的！"表妹说。

"大顺庄？"一听地址，王霞炸了，"吴小平可真不是人！你还



记得我有个叫邱爱珍的同学吗？”王霞的音调一下子就高了八度，怨恨、愤怒充斥其中。

“记得呀！你和她，还有姐夫，不是同班同学吗？”

“对呀！他俩是初恋，后来吴小平嫌邱爱珍家庭条件差，跟她分手了，又开始追我。这些年我早琢磨过来了，吴小平当时拼命追我，就是看中了我家条件好。我知道这些年，他和邱爱珍一直没断联系，听说邱爱珍前几年离婚了，现在还是单身,这孩子说不定是他俩……”王霞越说越气，都哽咽了。表妹不断劝解，王霞才算平静了一些。

整个下午，王霞反反复复仔细琢磨，得出如下结论：吴小平和老情人有私生子，私生子生病住院，急需用钱。恰逢冯局长中风，吴小平借此“良机”，从她这儿骗钱。什么能让吴小平不去探望重病的顶头上司，而去看一个孩子？除非那孩子是他亲儿子！王霞越琢磨越觉得自己的想法有道理。

在吴小平回家的那一刻，王霞爆发了。她又摔又砸，又哭又闹,嘴里一个劲儿地骂：“你不要脸，在外面养女人，养私生子，我要去局里告你！”

吴小平蒙了：“什么私生子、养女人，你今天发什么疯？”

“好啊！你还装傻？”王霞盯着吴小平说，“我问你，你今天去看冯局长了吗？”

吴小平恍然大悟：“我说哪来的事呢，肯定是你表妹看见我了。”

“那你为啥不去看冯局长？”

吴小平诡秘地一笑：“我到医院一打听，冯局长这次中风特别严重，现在还没脱离生命危险，即便活过来，也得半身不遂，局长肯定是干不了了，那我还拍他马屁干啥？”





“你说得很有道理，”王霞冷笑道，“咱家这回还省钱了，你把一早从我这儿拿的三千块钱还我吧。”

“那钱我捐了。”吴小平说。

王霞逼问道：“捐给谁了？”

“你表妹肯定告诉你了，我去看了一个病孩子。”

“你真是料事如神啊！吴小平，凭我多年来对你的了解，就你这么个自私的人，自己亲爹有病都不舍得掏钱的主儿，从没发过如此大的善心吧？你不用再骗我了，这孩子老家是大顺庄的，跟邱爱珍一个村，你之所以这么关心他，因为他是你俩的私生子！”

听到这儿，吴小平也急了：“这都哪挨哪？大顺庄你就知道邱爱珍，还有一个人现在对我来说更重要，他叫金志亮！”

“金志亮是谁？”

“就是我们金副局长，冯局长病倒了，他是接班第一人选，这个当口你不赶紧和他搞好关系，以后还咋混？这个小孩子，就是金局长的表甥孙。那家人生活困难，医院正帮忙募捐呢！我今天在医院碰到了金局长，听他把情况一说，就陪着他去看孩子了。”

王霞嚷嚷道：“所以你就把钱捐给那孩子了？你脑子有问题吧，表甥孙，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金局长会领你的情？”

吴小平“嘿嘿”一笑：“要是那么办事，我还是吴小平吗？我是从医院出来之后，才把那三千块钱交给了金局长，请他替我‘转交’！”

（发稿编辑：陶云韫）

（插图：孙小片）



2018年11月(下)

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答案：从格林的叙述中可知，他有三个妹夫。夏洛克一开始并未告诉他遇害的人是谁，而格林却不打自招地说出了被害者的名字。

思维风暴答案：B。因为重要的妖精打三遍。



破绽

张 希

哈里善于入室盗窃，偷盗足迹遍布欧美各国，他每次行动，都有详细而周密的计划，从未失手。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哈里感到一个人干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几经周折，找到一个帮手——杰克。杰克年轻，业余赛车手出身，驾驶技术了得。杰克还有个隐藏的身份——盗车贼，无论多么先进的汽车防盗装置，他都能在几分钟内搞定。

哈里感觉，杰克虽然没什么经验，但有一技之长，如果充分发挥，可以成为好帮手，二人一拍即合。他们第一次合作，选择来到里迪克市作案。哈里事先做了周密的计划，里迪克市聚集着很多有钱人，不过这座城市警力有限，这便让哈里他们有了可乘之机。

哈里计划趁着夜色到富人区行窃，杰克则去偷那辆挂有市政厅牌子的商务车。凌晨四点半左右，两个人在霍克大街会合，然后按计划好的路线直奔机场，搭乘早上七点的客机离开此地。

然而，等哈里得手后来到霍克大街，他吃惊地发现，杰克竟偷了一辆格外显眼的兰博基尼。计划被彻底打乱了。哈里深知，像兰博基尼这样的车，全城没有几辆，他们凌晨驾车出行，很可能引起巡夜警察的怀疑，所以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加快速度，尽快离开市区。





杰克在哈里的催促下，有点不理解："为什么让我开那么快？"哈里恨恨地说："杰克先生，如果你弄到的是市政厅的车，慢点没有关系，凭我对里迪克市的了解，早上八点之前，市政厅的官员都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没人会管市政厅的车是不是被偷了。可这辆跑车就不一样了，失主可能是个勤奋的商人，他很可能有早起的习惯，万一发现车丢了，便会立即报警，我们还没到机场，也许就会被抓了！"杰克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神情变得紧张了起来，于是他加大油门，兰博基尼犹如离弦之箭，在里迪克市凌晨空旷的街道上疾驰。

常言道，冤家路窄。刚驶过两个街区，突然，远处两辆警车闪着警灯，从对面呼啸而来，杰克一惊，下意识地调转车头。即便如此，跑车巨大的引擎声还是惊动了车上的警察，他们在后面紧紧追赶，杰克怎么也甩不了他们。更为糟糕的是，杰克本就对道路不熟，加之心里慌乱，竟冲进了一条死胡同，路的尽头被一座高楼挡住了。

此刻，哈里急出了一身汗，前有高楼拦路，后有警察追赶，难道他们二人只能束手就擒了不成？此刻，背后的两辆警车封堵了道路，一点点逼近，靠前的警车车灯射来两束强光，正照在兰博基尼的尾部，说来奇怪，警车突然停了下来不再前进。双方僵持住了，杰克迅速调转了车头，轰了两下油门，准备对着警车撞过去，奇怪的一幕出现了，两辆警车开始徐徐后退，竟然让出了一条通道。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杰克自然要把握住，他加大油门，猛地冲了过去，警车没有尾随。





对于眼前的一幕，两个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得沉住气，”哈里像是对杰克说，也像是在告诫自己，“我们充其量算是超速，不能自乱阵脚。马上改变策略！”杰克问：“怎么变？”哈里说：“降低车速，按原计划进行，天快亮了，尽量不要引起行人的注意。”接着，他看了看表，说：“时间足够！”

兰博基尼立即降低速度，接下来的二十分钟，车子始终平稳行驶，两次经过交通路口时，尽管道路上空无一人，他们仍然在红灯前停下。正当他们即将驶出市区主路的时刻，突然，周边警笛声大作，四五辆警车仿佛从天而降，瞬间将他们包围了。

面对警方的审讯，自恃智商极高的哈里，向警官提出了问题：“我们究竟在哪里露出了破绽？”经过无数大风大浪的哈里，确实不甘心就这么栽倒。

听到这个问题，警官的表情有些尴尬：“我们并没有接到任何报警，说实话，因为你们后来放慢了车速，我们甚至在监控视频中发现，这辆跑车竟然遵守了交通规则，两次等了红灯。”

哈里问：“这难道不正常吗？”

“当然不正常！不瞒你说，你们偷的这辆车，是我们警察厅长公子的爱车，厅长公子从来不遵守交通规则，对他来说超速很正常，第一次我们准备拦截你们，是因为当时天还黑，我们没看清这辆车。当我们看清这辆车的车牌时，自然要避免误会，马上放行。可你们后来竟然放慢了速度，还等了红灯，这简直太反常了，所以我们判断开车的人有问题，这辆车估计是被盗了，因此，我们马上实施了拦截。”



哈里听罢，无奈地低下了头。看来，他错就错在对这个里迪克市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够多！

（发稿编辑：陶云韫）

（题图、插图：孙小片）



·幽默世界·

神奇的万能群

■ 龚明亮

一家单位里新来了一个美女小薇，人长得跟天仙似的，这还在其次，更了不得的是，她有着非同寻常的神通。

上个月，单位吴阿姨的儿子考上了省会名校，吴阿姨想在学校附近租一套房陪读，托了不少人，愣是没找到合适的房源。小薇知道后说：“吴姨，你先别急，要不我上群里问问。”同事们都以为小薇不过是好心安慰，没想到，才两天，小薇就弄到一套七成新的两居室，租金还不到市价的一半。



又有一次，单位里的李叔想找个外教给儿子辅导英语，在这个不起眼的四线小城，外教可是稀缺资源。谁知小薇也就随便在群里问了问，不出一周，一个红头发蓝眼睛的外教就找上门了，居然还全程免费！

从此，小薇在单位被奉为神人，她也丝毫不含糊，但凡有事求她，她都说在群里问问，结果难题都迎刃而解了。王哥和小薇同一个办公室，他十分好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万能群啊！

这天，又有人求小薇帮忙，小薇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在群里发起消息来。王哥在一旁终于忍不住了，对小薇说：“小薇大神，看在我们一个办公室的分上，能不能把我也拉进你的那个万能群？”

小薇听了，有些犹豫，问：“王哥，你确定要进群吗？”王哥重重地点点头，快步走到小薇的座位旁，目光往她的手机屏幕上一扫，只见群里的成员们正在踊跃发言呢。突然，王哥愣住了，因为他看到了小薇给成员们起的备注名，竟然是“备胎 1”“备胎 2”“备胎 3”……

见王哥愣了，小薇说：“你想进群也行，不过一群满了，加二群吧。”

（发稿编辑：吕　佳）



卖酸杏

■ 张　平



老王栽了几棵杏树，结出来的杏特别酸，老王没工夫摘它，因为拿到市场也卖不了几个钱。可是今年，老王突然对酸杏树上心了，以前不剪枝现在也剪枝了，以前不施肥现在也施肥了，以前不打药现在也打药了。

酸杏成熟时，老王在人民医院对面摆了个摊，在杏堆旁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新品种酸神 1 号，酸度大于 8%，10 元一斤。"

旁边摆摊卖甜杏的小贩看了暗暗好笑，甜杏才 5 元一斤，你这酸杏咋还卖这么贵呢？

医院附近人来人往，不少人都被老王的摊子吸引了。一个大妈看了看牌子，问："酸神 1 号是啥？"老王说："今年刚进口的新品种，酸着呢！"一个青年问："能尝尝吗？"老王挺大方："买不买没关系，随便尝。"

大家尝了后觉得牙都被酸软了，青年不住地说："够味够味！便宜点卖吧？"

老王说："这苗子贵，结出的果子就贵，10 元一斤不能少。"

有几个顾客掏钱准备买，青年还有点犹豫，说要再看看。老王不以为意，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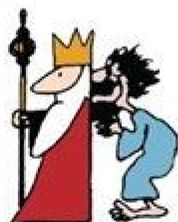
青年到各个杏摊转了一圈，说要买酸杏，可其他摊子卖的都是甜杏。青年没法子，果然又在老王的杏摊前蹲下了："给我来 5 斤吧。"

老王说："对不起，已经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这些，人家 12 元一斤预定了。"

青年咬咬牙，说："你说多少就多少，能匀多少是多少。"最后老王开价 15 元一斤，青年拎着 5 斤酸杏走了。

一旁卖甜杏的小贩看不懂了，问老王为什么会这样。老王笑笑说："今年放开二胎生育指标，这不，酸杏也有了市场。"

（发稿编辑：吕　佳）



祸从口出

■ 邵福军

王兵的单位对考勤很重视，每天早上必须本人签到，否则会被扣除当月奖金。不过王兵对此不以为意，总能顺利找人代签。

最近，单位新来了一位美女林媚，总穿着一件薄纱外罩，衬衣清晰可见，里面的内衣也若隐若现。王兵的办公室正对着楼梯，每次林媚上楼，王兵都忍不住多看几眼。



这天，林媚又像往常一样经过王兵的办公室门口，王兵看了一眼，一件红色内衣隐约可见。第二天，林媚的内衣换成了橘黄色。第三天，又变成了黑金色……王兵发现，林媚的内衣居然一天一个颜色。

有次午休，王兵和好哥们在茶水间闲聊，忍不住跟好哥们讲起了自己发现的“秘密”，最后说：“她穿了那么多种颜色的内衣，就是不见她穿可爱的粉红色！”这一幕被路过茶水间的经理看到了。

月底发工资时，王兵居然被扣了当月奖金。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急忙去问经理其中的原因。

经理说：“因为你上周五没来上班。”

王兵上周五是没来单位，但早上找好哥们签了到，于是定定神说：“谁说的？我签到了呀！”

经理摇摇头，说：“没人说，你那是找人代签的。”

王兵一惊，但还是假装委屈地埋怨经理不信任他。

“你算了吧，”经理打断他，“还记得那天你在茶水间说的话吗？”

王兵一时反应不过来。

只见经理脸一红，说：“你说没见过林媚穿粉红色的内衣，上周五她穿的内衣就是粉红色，你要是来了，会没看见？”

（发稿编辑：曹晴雯）





擀面秘诀

■ 柯 南

文华社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擀面大赛"，能把面皮擀到最薄的人将荣获冠军。

比赛当日，竞争激烈，各路擀面高手都亮出了绝活。开了二十多年手工饺子店的张师傅，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擀出的面皮又大又薄，将面皮向着太阳，竟然能透出光。众人纷纷惊叹，冠军非他莫属了！

就在这时，有一位清瘦的小伙子举手示意，说："我来试试！"

有围观看热闹的人，见了小伙子那副小身板，一脸不相信，嘲笑道："他看上去就不像能擀面的人，怎么可能会超过张师傅？真是不自量力！"

没想到，小伙子虽然看起来清瘦，力气可不小，擀面的动作也十分老练，他擀出的面皮很快向外扩散、变薄。不一会儿，一张大面皮就擀好了，竟然薄如蝉翼，他拿着大面皮对着众人，竟能看到人影。

最终，这位小伙子获得了胜利。颁奖时，主持人好奇地问："先生，你在家经常擀面皮吗？"

小伙子不好意思地说："面皮倒是真没擀过。"

主持人有点吃惊，问道："第一次擀面就这么厉害，是有什么秘诀吗？"

小伙子挠挠头，说："也没什么秘诀，就是在家时，我老婆用完的牙膏筒，要求我拿去擀一擀再用，不用上一个月，就不给我换新的！比起擀那牙膏筒，擀面皮就简单多啦！"

（发稿编辑：丁娴瑶）



乞讨伴侣

■ 黄超鹏

阿海来城里好几年了，一直靠乞讨为生。近年来，他发现在城里乞讨是越来越难了。

阿海有个“乞友”，叫阿明。阿明年纪大，入行早，传言他一年乞讨得来的钱，能回家乡盖上一幢三层高的楼房。阿海想去请教阿明几招，解解燃眉之急。

阿明听了阿海的倾诉，指点道：“讨饭这事，不能一成不变，你身世编得再惨，一个人跪在那儿已经没啥用了，你得带‘伴侣’！”



阿海一听就愁了：“讨饭还得带媳妇儿？可我没媳妇儿啊！”

阿明笑了，说：“所谓‘伴侣’，是说你得带个娃！”

阿海更愁了：“老哥，我连媳妇儿都没有，哪来的娃？”

阿明也够义气，他答应把自己四岁的娃借给阿海用几天。

第二天，阿海带着娃去乞讨，收入果然比之前好。路人心疼孩子，总会多给点。可没过多久，这个办法也不灵了，甚至有人怀疑孩子是阿海拐来的，嚷着要报警。

阿海又愁眉苦脸地去找阿明，到了阿明的地盘，阿海远远地望去，惊讶地发现，短短一上午，摆在阿明面前的破碗，居然已经盛满了钱。阿海感到奇怪：娃都被我借走了，阿明还有什么法宝呀？

再一细看，阿明神情无奈地坐在路边，在他旁边立着一块纸牌，纸牌边匍匐着两团黑影。

阿海走上前一看，原来那黑影是两只可爱的小狗，牌子上写着：“请各位爱狗人士多献爱心，我饿着不打紧，爱犬已经好几天没口粮了……”

阿海一拍脑袋，嘀咕道：“原来管用的‘伴侣’是这个啊！”

（发稿编辑：丁娴瑶）





寻找下家

■ 汪　志

打工仔小海爱上了一个叫倩倩的城里姑娘,倩倩同意交往试试。

交往没多久，倩倩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小海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了。这天，小海约倩倩见面，碰头后，他单膝跪地，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方盒，双手递给倩倩："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个金戒指，你瞧，戒指内圈还刻了你的名字呢！"

始料不及的是，倩倩看都没看那个金戒指，就对小海说："对不起，我不能接受它，实话告诉你，咱俩不合适，我已经找到下家了。"

小海愣住了……这天之后，小海就再也联系不上倩倩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海慢慢地走出了失恋之痛。这天，小海出门办事，忽然，在路上撞到倩倩与一个帅小伙手拉着手。小海迅速地低下头躲开了，他明白了，这个小白脸就是倩倩找的下家呀！

小海忽然想起了什么，他远远地跟着他俩。在一个十字路口，倩倩与帅小伙挥手告别，小海继续跟踪帅小伙。走了一段路后，对方发现有人跟踪自己，急忙一个转身："你是谁，你想干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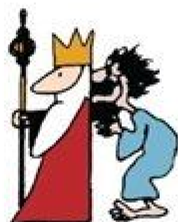
小海竹筒倒豆子："我叫小海，是倩倩的前男友！"

帅小伙见小海高大魁梧，先是一惊，继而有些紧张："请你尊重倩倩的恋爱自由，强扭的瓜不甜。"

这时，小海的一只手伸向兜里。帅小伙见状，一下掏出手机，叫道："怎么，你想报复？我可报警了！"

只听小海小声说："兄弟，你想多了，我可不会做傻事。"小海边说，边从背包里掏出一个金戒指："这是我用半年积蓄买来的，正打算去金店卖了。今天有缘碰上你，不如把这个刻有倩倩名字的金戒指，卖给你吧……"

（发稿编辑：陶云韫）



唐僧想吃啥

■ 曹　钢

唐僧与徒儿们去西天取经，这日走得腹中饥渴，便吩咐徒儿们化些斋饭来。

沙僧忠厚老实，很听师父的话，自告奋勇去化斋。

斋饭化来了，唐僧吃得很少。沙僧问："师父，是不合口味？"

唐僧看了看沙僧，笑了笑，什么也没有说。

第二天，沙僧又主动要求去化斋，唐僧说："还是让八戒去吧。"



八戒想起师父昨天的笑，忙问："师父，您想吃什么，徒儿一定想办法弄来。"

唐僧说："出家人在外，哪顾得上挑挑拣拣？随便吧，有什么吃什么就是了。"

不一会儿，八戒化来了满满一大盆斋饭，里面什么都有。唐僧皱眉道："光看着就饱了。"

第三天，唐僧吩咐孙悟空去化斋。孙悟空心想，师弟们都没猜透师父的心思，师父到底想吃啥呢？

孙悟空边走边想，想破脑袋也没想出来。他走到集市上，看到一帮人围在大街中间看人变戏法，观众猜什么就能变出什么来。孙悟空不由得大喜，心说：哈哈，有啦！

不一会儿，孙悟空兴冲冲地回来了，唐僧有些不快："悟空，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孙悟空也不恼，把盖着荷叶的紫金钵盂捧到唐僧面前："师父，您先别着急，猜猜里面是什么？"

唐僧不肯猜，孙悟空却执意让师父猜。唐僧想了半天，说："莫不是……素水饺？"

孙悟空在心中默念咒语，暗叫一声："变！"将钵盂里放的菜馒头变成了素水饺，然后揭开盖子，说道："师父，您猜得真准呀！"

（发稿编辑：陶云韫）

（本栏插图：顾子易 小黑孩）

CN31－1127/I　　国外代号：M156

国内代号：4－225　　零售价：5.00元

ISSN 0257-0238







故事会微店



每月22日出版